

萬曆武功錄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

中三邊

波兒哈都台吉列傳

波兒哈都台吉。黃台吉弟五子也。隆慶末。以敖刺氣打賴賒進。故徃徃積怨於我邊吏。數引其衆盜邊。由此波兒哈都諸部。曾遂稱強熾。陽與青把都滿五大之衆。徃來我市場。而陰縱其部曲。以擾塞下。比比然也。久之。虜酋哈加氣哇哇。亡抵於塞上。請降。是時波兒哈都。方從母威兀慎比技。徃順義王所。而部夷俄

嶧闖兀浪遂託名追亡者。廼帥五十餘騎直走羊房堡。大遼潰墻而入。哨卒王江見虜倅至。走告關吏虜廼發鳴鏑中江。江死。馬亦死。於是墩中舉燄火。號召邊將王尚忠。亟提兵追逐。生獲夷人。託託及馬牛十數頭。餘酋悉遁。走時辛巳五月也。而會滿五大部夷銀定。儻不浪。道逢滿禿害。采大黃葉。滿禿害。故青把都部夷也。於是微與謀。謀引衆百餘。逐水草。從馬營大遼。驟馬至黃家岡。而黃鵝兒汪。及洪大努。木慎。擺言大。乘隙虜我松樹堡卒。張宅玘。張永等。民餘霍子胥。王加友等。傷卒海鏡等。民餘白四等。亦皆十餘人。

而裨將曹祿見爲貢夷不加兵。廼使蒼頭軍宋天祿以鈎鈎銀定儻不浪。銀定儻不浪卽以刀砍天祿右大指及顙頰遂解去。我兵亦生獲把禿敗奪其鞍轡弓矢兀刺氊帽。虜廼復從松樹堡走君子堡。執我卒宗世千等四人而我僅捕滿禿害一人。虜始從三岔口走大石門川。鹵我軍十一人而去。旦日諸夷百餘騎復行獵獨石大邊。適滿五大部夷那泥等亦以二十二騎採菜相見皆大喜。遂推擇五磕氣尹兔頰視穹廬偕衆擁入大東溝。略我馬七騎。騾驢二頭。總戎董一元。亟遣通事人迭可赤尾。其後幸捕夷人五磕。

氣尹兔賴二人來獻繫獄。先是滿五大。滿五素潛通東虜。犯遼陽。而制置使鄭洛大會臺御史張佳胤方譙讓虜王俺答。急答問青把都罰治滿五大。滿五大躬率諸酋長鑽誓佛前。誓不復犯漢塞。至是兩臺讓書再至。而青把都滿五大具言實不知故。制置使以爲虜飾詐。所言不足憑。是日議免段奈台吉官。以段奈故受我指揮僉事秩也。而滿五大亦并絕其貢市。制置使奏聞。上有詔。詔督撫相機處置。務要妥當。潛消釁萌。於是閉關絕貢市。而臺臣復使裨將馬應時通官師國勳偕通事人黑倉麻渠小教八大

羊羔子。陳貴。馳虜王營。虜王遂除波兒哈都台吉。及滿五大職名矣。其七月。俺答遣討托兒恰等。諭諸酋長。是時滿五大住牧東北道遠。而段奈台吉則從母在王帳中。諸酋脫脫儻不浪前曰。此吾等爲之。而段奈實不知吾等所爲。卽鑽刀說誓。願大師幸哀憐我。託託除罪。生還罰贖。惟阿王所命已滿五大言亦如之。第罰治。我自法。俺答何與焉。於是俺答獨罰脫脫儻不浪。及黃害。俄。喇。闐。兀。浪。馬。駝。牛。羊。几。一。百。六。十。有。奇。帳。房。一。頂。而。洛。廼。大。會。佳。胤。及。部。使。者。茹。宗。舜。議。釋。託。託。復。波。兒。哈。都。貢。市。而。以。馬。牛。八。十。給。王。

江家室贖死者命。他悉予俺答。及積功勞者，夷啞甲兒氣啞山兔有差。事聞，上從兵尚書梁慶龍議，賊夷姑免死，發與俺答。昭夷法處治已。下賜俺答恰台吉及黃台吉，託託兒等金幣有差。居四五年，丙戌，夷人毛七賴等十五人，小入盜我千家衝溝口馬騾，久之，牛兒蓋等二十餘人，又至大定臺索酒食，弗可得。奪我兵弓矢而去。我兵霍玠追至碾兒溝，捕獲生口。端公張達子，後關吏詰問，皆段奈台吉部夷也。於是輕重罰治，馬牛羊如初。而馬牛羊卽以易金錢。佐縣官撫夷費，從制置使鄭洛請也。居亡何，上谷卒出邊。

樵蘇道逢段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僇之磔其尸以
殉洛廼條對以爲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而直
欲以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酋將率衆寇擾亡已
也其後戊子段奈台吉果寇鈔我小白陽堡略我男
婦凡八人軍馬凡三百有奇備新平者將管一方隱
匿不以告於是御史王之棟及給諫張希臯按論之
上有詔免管一方官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橐
駝馬牛羊凡二百有奇於是兵尚書王一鶚請復段
奈貢市賜扯力克青把都金幣有差段奈自是輒
悔過當庚寅時扯力克助逆我聞段奈兀慎擺腰之

屬皆偃旂鼓高臥穹廬也。波兒哈都，或名跋兒啞都，或名奪奈台吉，或名哆奈台吉。

讚曰

令甲凡罰馬牛羊，旋卽以賞酋夷，如爲足以示罰也。夫堂堂大漢，得一馬牛羊奚賴，以夷酋得之，足利賴矣。今觀段奈，故我漢官也，數入關而數擾我軍民者，旣皆爲其部夷，而今廼曰一切無所與，然乎否乎。藉令而與，亦不過罰馬牛羊，而又旋以予虜，此於虜酋何當哉。善哉制置使鄭公，請毋以所罰予夷，以杜夷覬覦也。

三娘子列傳

三娘子又名也兒克兔哈屯。故俺答妾也。始封事成。實出三娘子意。數蒙漢上賞。而黃台吉母矮克哈屯。黑台吉母。一克哈屯。皆不與焉。已俺答西行。亦三娘子與俱。蓋自爲妾時。已藉藉有聲矣。後辛巳。答不幸物故。三娘子率黃台吉等。告討於關吏。上幸使使者。祭弔如禮。是時奉表稱謝者。皆哈屯爲主。名哈屯。卽三娘子也。上從廷臣議。賜哈屯大紅五綵紵絲衣二襲。綵段六表裡。木綿布二十疋。他皆有差。其明年二月。制置使鄭洛。遣通事吏馬應時。師國勲安天。

爵王志寶王國鎮等東西馳布告諸虜會故事歲以
二三月臺臣使使者群爲趨貢以訶虜情於是三娘
子亦遣夷使土骨赤討龍等請寬假貢期時方以窳
窳之事迫而又苦旱草枯馬羸以故三娘子得託以
爲辭也制置使廼迫使者堅弗許第令其表文不用
印以示無嗣王也其三月黃台吉諸部先入貢曩
時諸小酋必俺答貢事畢後先入邊大火已西流而
邊吏尤怪黃台吉不至也是歲以嗣封事黃酋獨先
至其六月哈屯及龍虎將軍黃台吉等進番表及馬
九匹鍍金鞍轡鍍金撒袋各一副弓一張箭十五枝

已以書請諸酋與刺麻僧哈兒噴兒刺爵賞後一切
賞勞如所請其十月三娘子遂與黃台吉合婚娘子
爲人有色而擅寵以先王俺答之慄悍且屈首聽命
焉此非黃酋所可約束識者已知其不久必死此婦
手矣其明年二月黃台吉嗣順義王其九月三娘子
見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諸部落及板升甚雄謀欲
爲不他失禮室之而陰以爲利恰台吉與三娘子政
有隙弗從三娘子亟使酋長扯布土骨赤計龍等引
精兵二千人圍大板升會莫弗能接戰恰台吉與滿
谷舍儻不浪廼以旦日爲期會於是治兵如扯布披

戴盔甲。大戰於板升。殺扯布等夷人八十餘人。獲生口二十人。傷者亡筭。奪獲盔甲三十副。它駝馬百餘匹。扯布亦殺恰台吉夷人把兒孤大等五人。已殺六人。傷亦相當。又乘機至所奪馬牛及帳房夷器兩家。皆棄置田野中。並弗問。已宰生儻不浪。又乘機略恰台吉。諸臨邊夷千餘人而去。亡何諸臨邊夷多走鐵山堡。徼惠於巡。邊夷人悖洞子等請得居內邊。以避宰生儻不浪。已土兒寨張筆寫器等二千餘人亦至。殺胡堡。聲言五等皆恰台吉部夷也。而爲宰生儻不浪所鹵。今以不能相從。故廼逃而相告。願關吏爲我。

啓鑰兩堡皆弗內。於是諸酋各引去。是時三娘子必盡欲得板升。而恰台吉又不肯秋毫無所予。解忿者甚難。以故虎兒害及兀慎擺腰。皆遠去。而獨多羅土蠻麥力艮襖兒都司切盡黃台吉實有意焉。大都又惡三娘子。出入兩王間專柄。兩王皆弗能制。遂至倚勢以凌人。而况黃酋則又非諸部所心許者。人人欲假手恰台吉。以報今麥力哥至私饋恰台吉米一百袋。牛一百頭。以佐鬪。然則三娘子之弗能克。豈不可知哉。其十一月。恰台吉鹵三娘子馬百餘騎。於是諸台吉與兩家約。約毋得殺人。趕馬。弗如約者。吾等得

與衆共罰之。亡何三娘子度諸講和者皆不過欺嫚我。不足採。我終不聽諸講和者言。迺遣夷人往鈔諸板升畜產。而大成台吉娘子率衆援板升。不使東哨得鹵略。於是諸講和者怒。以爲吾等不過爲兩家好耳。娘子既不從我。我豈能從娘子哉。於是佐板升治行李。盡閱匿他哨中。自是之後。恰台吉亦奪東哨夷人槍刺太恰馬四百匹。是時諸酋方殺馬牛以爲食。食盡罷於軍旅。怨甚。而計龍土骨赤扯布。又日夜阻三娘子。三娘子不從。復徵諸部。令人治羊駝各一頭。馬五匹。米三斗。期生獲恰台吉。及黃鵝兒。蟒兀捨儻。

不浪而後休也。其明年春，扯力克起，亦欲襲大成比。妓於是恰台吉，幸爲扯力克地，竟爲扯力克所得也。三娘子益大怒，誓以死相仇殺。語在扯力克傳。其四月，三娘子部夷卜吉素等三人盜我殺胡堡邊，爲邊吏沈棟所捕，往告三娘子。三娘子請以馬十一匹、牛一頭、羊六頭，得除罪。是年，順義王及三娘子以稱兵故未赴市，於是備兵使王學書請於臺御史胡來貢，侯于趙，令虜王得遣酋長至關市受賞也。其明年十一月，黃台吉不幸病蚤夭。上賜祭葬，視俺答而三娘子及扯力克叩謝如禮。語在黃台吉傳。是時三娘

子匿王篆。及兵符。欲以私其所愛子。不他失禮。而與
扯力克頗不相能。扯力克迺自立爲王。其明年。三娘
子始悔過。而以十月十一日三更。召扯力克入帳中。
掛弓矢。聚麀。然三娘子部夷。牙答漢。猶盜我助馬堡。
而洪賣盜我偏關也。三娘子一切既罰治如法。不欲
以干我塞上旂鼓。於是偕扯力克及套虜。及番僧。入
貢。上皆遣使者。燕勞之而去。是時麥力哥把兔等。
大鈔我酒泉。而兵尚書嚴清。悉如制置使。郃光先議。
請繩以流虜東歸。然後予嗣封。其明年三月。竟以扯
力克嗣。而封三娘子爲忠順夫人。賜大紅彩段。粧獅

子衣一襲。綵段六表裡。先是扯力克及五路等爲三娘子請一品夫人。已請王妃名號。及誥命冠帶。大都以三娘子在俺答時爲寵妃。而又主貢事。積功勞。以故諸酋又得爲阿王母言也。其六月。扯力克三娘子至得勝邊迎。詔其七月遣酋長滿兀害儻不浪等進表文一通。白馬九匹。叩闕下謝。恩如蒙覆載。上復賜大紅五綵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裡。是時扯力克新嗣封而又盡得大王父所貽精銳士。大自威武也。且年少。幸與三娘子等。此必中三娘子歡。而三娘子亦歲時服。漢皇帝所賜五彩服甚艷麗。扯酋

心愛之。寧損乃公平。好色不已。必不忍一時之雄。或好兵好兵不已。然後疲而思安樂。亦惟三娘子左右之。是時麥力哥發難。漢方讓順。義王急而會火落赤。尤甚。三娘子果乘隙佐順。義王往。辭曰。迎佛及收賓。兔諸部以欺我所不意。其明年二月。三娘子亦移壁。多羅土蠻。其五月。遂大入河西境。其八月。請市馬。鎮城。其明年秋。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我洮河。而制置使梅友松。亟遣通事人陳有齋。檄馳三娘子所知。扯酋聽三娘子言也。三娘子即使使者告順。義王趨東。歸往來者言。扯酋殊不欲歸。而迫三娘子言。猶豫者。

久之而給諫徐桓度三娘子必以言不見聽有離心計莫若乘是時陰款三娘子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單于故事以離其黨其明年又三月扯力克如三娘子議迺以書請假扁都其六月復請假鎮羗其九月竟從鎮羗驛出口還故巢語在扯力克傳自是之後計禽史酋以請復市賞頗相安於無事數載而來雖以卜失兔之族親哮拜之多財誘之猶不來也

讚曰

三娘子以一婢妾賤人而得專三王寵夫豈獨以色

武力榮

三娘子列傳

十

閱

勝哉觀大板升之戰且知兵奈諸會不從何始黃台
吉所奪諸會婦至多及一朝得三娘子而盡棄之此
不可謂能乎每讀番書出三娘子者多委宛則未嘗
不怪柔媚之傾意信有之也

把漢那吉列傳

把漢那吉鐵背台吉長子也。生四歲喪父，孤養於大
母。及長，聘鬼捨金女而爲俺答所奪，以與襖兒都司。
於是怨而亡，走漢。漢授以指揮使，已反通等六十餘
人至，已討討兒等四人至。已啞兒兔及妻那蘭住妹
哈喇慎子般不害女綽胡兔至，牽引馬牛羊充塞塞
上。於是副總戎麻祿提兵出亮馬臺受之。時隆慶庚
午九月也。其十月，臺御史方逢時度把漢那吉親俺
答愛孫，必大索塞上，迺遣偏將軍備雲西諸城堡，居
頃之，降人沈世庫言胡中私議欲以趙全周蠻子贖

把漢那吉還。而會俺答遣黃台吉提兵二萬餘人馳
威平堡。水泉河。旦日移大小莊窩羊順坡止壁。去平
虜城可六十餘里。廼大言索那吉曰。與我孫我馬牛
羊橐駝。及板升諸首級。惟漢太師所命。不然吾且引
諸騎入城。大鈔廼城中也。是時我雲中兵僅萬餘人。
而裨將劉廷玉亦大言以報之。若必欲得那吉。須退
舍。獻我板升諸叛酋。然後可。不然者。吾塞上精兵三
十萬。方雲屯。視禽滅而俺答黃台吉。若九牛亡一毛
也。黃台吉聞而大喜。且懼。是日。卽遣小酋長腦木舍
偕土忽智。詣逢時所。因引至東城。召見樓上面與語。

語大畧與廷玉同。腦木舍還報於是黃台吉退舍。秋
毫亡所犯。是時趙全等方治食物。日莫以奉俺答。俺
答猶豫久未決。其十一月俺答黃台吉遂執趙全等
來獻。上幸從廷臣議。賜以幣帛。燕勞之而去。其明
年貢市成語在俺答傳。其五月把漢那吉貢馬二匹。
有鞍轡。其明年癸酉。上新卽位。諸虜酋入貢。益恭
詔加賞賚以優之。是年冬。把漢那吉獻我叛人李四。
劉洪四宗璉。詔賜把漢那吉衣一襲。表裡四之。居
歲餘。丙子。制置使方逢時。念把漢那吉久主貢市事。
積功勞。請勲階。上遂賜階昭勇將軍。其明年十二

月。俺答率十萬騎西行。欲留把漢那吉守市。後竟與俱往。居西海。凡二載。且莫從諸比丘。後習佛事。殊亡他腸也。其後庚辰。譯者叢文光深入虜營。而以忠孝經督把漢那吉。及擺腰。於是制置使王崇古請比譯者馬繼志。授大鴻臚序班。法優文光。詔可之。是年冬。順義王俺答死。又明年。賜北虜。勅書而把漢那吉猶與焉。其明年癸未。四月三十日。把漢那吉出行獵。墜馬死。於是乞慶哈。反酋長恰台吉妻。把漢比妓。告計於臺御史胡來貢。而是時胡中諸部。哭之甚悲哀。謂把漢那吉妻幼子稚。無所歸也。於是比遼左。

王杲事請諭祭。詔可之。其十月。以子朝木台吉襲昭勇將軍。把漢那吉既還。十三載無所事。日誦佛經。數萬言。間則行獵塞下而已。以那吉所部精兵三十萬。而獨我交克等。厯厯盜陽和邊。則其忠實。豈不可知哉。而竟不得襲者。以倫次當屬黃台吉故耳。不然。夫豈不知首欵之功也。把漢那吉。或稱把都台吉。或稱大成台吉。或稱大成矮吉台吉。或稱把漢孫妻把漢比妓。長朝木台吉。次克木台吉。

讚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把漢那吉。首欵塞。後至擁精。

兵三十萬於塞上。秋毫亡所利。可謂善人。非與卒之
身死未一載而爲扯力克卒。然有其妻。此豈無天道
之極哉。又聞把漢孫之子。幼胡中。每一言及。輒涕泣
此必有以感之者。毋迺番僧動以佛經。叢文光動以
忠孝經而得之。漸磨者深乎。不然何中外皆稱其誼

昆都力哈青把都白洪大哈不慎滿五索滿五

大列傳

昆都力哈。俺答同母弟也。逐插漢根腦。及大沙窩。三
間房水草。旁近三衛。常以精兵三萬。政自強大也。嘉
靖中。夙有志於我汾州。隆慶初。偕土蠻寇我柞椎巖。
墜巖死者。動以千數。居一二年。以俺答約。鈔我石州。
交汾間。昆都力哈。輒驩甚。亦謀欲寇蔚州。遂引衆走
偏頭關。驢皮窰。及老營。青陽卯入。已復欲分道馳而
以黃台吉寇新平。把都兒。及永邵卜阿兒都司。蒿奴
埽落土蠻寇大同。獨坤的里罕不從。迺大鈔我獨石。

永寧。然牛馬道死者萬餘。慘矣。而給諫歐陽一敬。溫純。後先以其狀來請。是時昆都力哈。春秋逾五十。胡中號爲老把都。然甚好兵。母厭而會史大等盜老把都馬牛二百餘頭。老把都益大肆殺略以報之。因略我漢人七口。驢二頭。而俺答方請通貢。有萌芽矣。制置使王崇古。廼簿責以斯事。老把都悔罪。急還我漢人及驢。而自謂亦不復殺。史大也。惟漢太師所命。漢太師遂予段紬。老把都乃躬率妻若子。及其會長。南鄉羅拜。受所予。置之神車。大喜過望。其明年辛未。

上幸從廷臣議許以把漢那吉還。老曾復得孫。喜甚。

始逸去。是年夏五月。貢市成。俺答爲昆都力哈請封
二字王。後竟授都督同知。於是與俺答等遣使入貢。
上幸賜襲衣表裡。已昆都力哈續至得勝堡外。制置
使王崇古令備兵使燕勞之。因與諸酋爲盟而退。其
六月赴張家口市。獨諸部後至。閉市。昆都力哈迺與
黃台吉請續市。從之。是年臺御史孟重躬至市監臨。
以昆都力哈請也。先是臺御史劉應箕辱臨弘賜堡。
乘得勝市。布告法令。以故諸虜酋皆必欲徼惠於臺
臣。而後始媮快。其明年夏。老把都吉能以羅霜露病
貢與市。皆不至。邊吏不知故。而以爲把都與土蠻通。

婚媾久。今或背盟行。且舍宣大而圖薊遼。不可知。而
又恐合土蠻。則舍薊遼而圖宣大。又安可知乎。頃之。
永邵上貢至。而後知兩曾淹淹牀蓐間也。老曾且屬
使者把歲器。有後言。言病愈。我且往入貢。幸邊吏寬
假之。亡何。昆都力哈吉能東山。各以訃告矣。俺答如
失左右手。日夜哭。亡聊。廼誦佛經。欲陰爲兩曾地。是
時。制置使王崇古等。亦使使者往弔之。而適雷擊死
夷馬。於是昆都力哈妻。一克哈屯。方擇日祈禱於
皇天上帝。廼不受漢使者弔。初。曾婦及其妾。猛可。真。
妄聽小人言。疑夫爲漢所魘。鎮死。政悲憤。易我漢使。

者。而伯子把都兒黃台吉。仲子青把都女太松阿不
害。子壻索郎儻不浪。獨從旁曉譬。毋背順義王約。因
稱謝。敢拜使命之辱。自是貢者。竟青把都。及太松阿
不害也。始老把都得勝外邊之言曰。東有昆都力哈
永邵卜大成。西有襖兒都司。我三家相愛敬。往還所
不一心者。天實擊之。順義王方新稱臣。而老酋及永
邵卜。無故過疑我塞上用醜。此大非順義王意。妄甚。
於是天皇果驅雷擊其馬牛羊。亦從老把都盟也。

青把都始故授我指揮同知也。所居在大沙窩三間
房。旁近赤城壬申秋。法當貢馬一百匹。而以父物方

在哭涕之位。迺北黑夷。又略青把都帳房三十頂。殺
八人。遂得有辭於邊吏。曰。頃以黑夷故。政凜凜。惟穹
廬是保。而順義王適命至。青把都政在行間。幸寬假
我期會。我固不敢自外於貢吏也。其明年癸酉。上
新卽位。青把都偕永邵卜。以九月至。且有續貢。惟是
不腆敝貢。敢以贖壬申不至之愆。是時老把都妻若
子。益爲三衛姦夷所誘惑。堅執我毒死其夫。而永邵
卜亦以一二小會。偶死市場。疑與會婦同。而加以土
蠻諸部大肆殺略。御史孫鏞深恐青酋數往俺答營。
必解盟。而况俺答親黃台吉父。青把都伯。夫豈不能

約束其子若姪哉。而陰縱兩酋爲亂。謬爲恭敬。挾我必厚施。以求解忿。得乘爲利。亦安可知乎。至是欵塞。塞吏聞而媮快。可知矣。臺御史吳兌。乃請以青把都轉都督僉事。是年青把都以十一月。赴張家口市。御史陳文燧。請著爲令。令以二月抄貢。五月初旬市也。其明年七月。青把都偕弟哈。不慎。及永邵卜。大成等。至已。又續市。進鞍仗弓矢一副。其九月。遊擊將軍。謝惟能。告倣于備兵使。崔鏞。韓宰。言西虜青把都。方祭旂纛。釁以寇遼東爲名。而實志在界嶺口。義院口之間也。制置使方逢時。聞大驚。以爲入市曾幾何。而

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巢穴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東桂適長昂。或垂涎於青酋。得西市利。而故駕言西虜。以逞已奸。遂至奪其利。而固其黨。時或有之乎。是後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皆上書。議亦如之。亡何通事人劉江。又言青把都提兵二萬。馳土蠻謀欲寇山海。制置使楊兆亦以狀來聞。而會俺答書至。言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殊不可繩以法令也。制置使以爲此亦俺酋故智乎。亟使使者謂之。青台吉黃台吉等。並治兵獨石邊外。使者因曉譬以禍福。彼廼曰。何乏若。薊鎮撫賞皮及蟒段也。自予。予

朽敗。然則諸酋之內訌，抑有由也。邊吏何不如約毋使胡馬牧於塞上乎。公走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衡奏謂薊鎮故無此仇也。咨所在嚴爲備邊，其明年四月，土蠻大會青把都等二十餘萬，馳大寧舊城而臺。御史張學顏乃急遼東上書，請薊鎮入衛兵及火藥一千斤，鉛彈二千斤。其後大將軍戚繼光徐而察之，果屬夷長昂假外父行，以便已搶略已耳。制置使吳兌卽使使者安天爵等譙讓青酋。青酋曰：吾未嘗有犯塞意。今所言皆虛妄。吾第欲鈔朱赤諸達子果有之，然亦未遑舉也。旣奉漢太師命，敢不退舍。而惟

貢事是圖。奈何重以煩太師乎。是後貢市不乏絕。其明年十月。打刺明安兔。行獵至膳房堡。而縱諸部夷盜邊。副總戎賈國忠。使使者問諸俺答。答迺讓青把都。於是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其明年二月。青把都與屬夷討孫卜賴。有隙。欲因緣子壻長昂以報之。遂與毋哈屯及其弟喇古大喇古塞哈不慎等。馳昂營祭神。引常捨勞等三千餘騎。道斗里庫。五兔牛直擣馬墻子嶺。於是討孫卜賴降之。而獨那莫大受兵甚。其八月。青把都入貢。請市馬。視山西大同數。自言吾兄弟五人。擁精兵萬餘。何渠順義王不若乎。而制

置使兌亦言青承入貢與俺答等亦歲以八十八

人奉馬二百五十匹得稱金吾將軍豈不場場感武

雄塞上哉其十二月青把都復引二萬餘騎馳長昂

營謀欲寇前屯而臺御史周詠以其狀來請大都青

把都入市未幾而卽馳昂昂固其主臣而加以長禿

董狐狸章兔鵝毛兔輦爲爪牙以故青酋得以掩飾

其姦而猶要我西陲市賞及我問其故則彼乃推委

於不可知而益以巧言欺嫚我不知我大將軍見青

酋反狀如見肺肝也其明年五月青把都復入貢已

赴張家市口然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而

今已漸增至三萬六千餘矣。御史安九城甚言青永諸酋。吾上谷不能支也。爲之奈何。其七月。青把都使使者。偕長昂款塞。請入貢乞賞。語在長昂傳。其九月。大會辛愛及三衛諸酋。又聲欲寇遼東塞。總戎李成榮因驛騎以聞。其明年八月。遂與土蠻老思罕合營。大率控弦之士十餘萬。於是噶古反等先馳捨喇芬林。御史于應昌及給諫王致祥。後先請備邊至悉。其明年五月。青把都部夷滿禿害等盜我松樹堡。君子堡。邊略蒼頭軍宗世千等四人而去。而五磔氣及尹兔賴。又犯我大東溝。獨石營。然皆藉口於打牲。已

迺罰治請除罪使我塞吏終不得執以爲辭而且貢
市不乏絕也語在波兒哈都台吉傳其九月委正約
青把都寇山海迤東居歲餘癸未青把都又大會逞
把都兒謀欲殺速把亥已復與蟒忽塞從東虜把漢
大打來罕等寇寧遠是時長昂蒙薊覆載恩久而哈
不慎在上谷塞亦如之迺東西合黨巧爲彌縫東虜
則藉資於西而西虜又復附翼於東已乃各至我關
市下我亦予之以上賞亡不人人各極其歡而去抑
何姦也兵尚書允甚怒之令大將軍治青把都以故
縱罪甚當其明年正月制置使張佳胤及臺御史李

松以潘陽堡捷聞。蓋所殺多青把都。掌喇喇齒也。其五月入貢。且赴張家口市。皆如初。其九月。長昂罰諸敗北者馬牛。已青把都從所居。白言舉兒克引衆馳長昂營。聲言祭神。又言欲駝米。號召諸酋。以示漢不意。御史蕭大亨具如夷人滿都不賴言。以請。頃之。制置使佳胤輒又言聚兵大寧城老河。於是乎薊鎮義院口告傲矣。是時部夷小阿卜戶不與青把都俱往。迺借兵西虜。挾我開墻子嶺。曹家寨賞也。時佳胤習知邊事。見此酋牽制我首尾。使我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力於東。又不得忘情於西。乃詳爲治曹家路諸將。

卒罪。因而捕之。小阿卜戶覺。乃遁去。其明年四月。爲哈不慎請罪。語在哈不慎傳。是年七月。以哈不慎故。獨使使者曲兒會齋貢至。然馬少十匹矣。其八月。以猛可眞事。佳胤遣裨將李如梗問諸青酋。青酋曰。太師不自治之。廼問我何爲者。於是佳胤決策欲主剿。塞上燧火候望。益精明而嚴矣。猛可眞始惶懼。叩關而請曰。惟太師幸赦我死罪。其九月。長昂亦至。先是閉關久。諸窮夷被困。怨甚。至是青把都始悔過。廼與昂婦東桂。促之款塞。得除罪。是月。青酋與順義玉遣使至關中。爲卜失兔請增市賞。從卜失兔約也。語在

卜失兔傳。其明年正月。青把都及滿都不賴。復有雄心。乃治關器具。欲俟草青馬肥。大入遼東塞。以報瀋陽之後。後六月。法當貢青酋。則復委首從諸酋。後牽馬至。魚鱗雜選。其八月。縱諸部寇我當路塞。非那詭至。獨石城。則擺言大卜落赤攢膺戶。後先馳張家口也。其明年六月。御史孫愈賢。以青永等市馬。無定數。請著爲令。令上谷毋得踰二萬匹。雲中一萬匹。制置使洛。恐青永及打刺明安。部落至繁衍。不可以倉卒議損。遂寢。是歲也。貢市如初。其明年春。以罰治段柰功。幸賜金二十兩。紵綵衣一襲。表裡二之。布十

定其明年夏。大酋首哈羅氣擁萬餘騎。雲屯張家口外邊。青酋亦從旁坐視之。皆以虜王西牧亡所約束故也。其明年。青把都入貢。及市張家口。益恭順。視曩時倍之。是日聞制置使洛語及西事。即使使者致聲虜王。趨東歸。居亡何。土蠻及土墨台猪使使者借青把都兵四萬。長酋廼帥青酋子。扯稱阿亥先應之。其先恭順非青酋意也。其明年正月。土蠻果引青酋寇海州甘泉而去。我師擊其情歸。斬首捕虜凡九十餘級。御史胡堯儉及給諫張棟皆以書劾奏副總戎張守謙等始養寇罪。大畧以蘇家窩零騎不至三十泥

溝堡。不至五十。而又會大雨雪。虜大半陷。西古城何。至我男婦被圍者。三百人。不聞一馳救也。始青歲。歲以十月得往東祭先人墳墓。遼吏輒私勞以金衣。費凡百餘金。驕如是。安在其能制其死命乎。甚至部夷。若虎兒合氣。妻我希合兒。小小四。娶我歌兒腮汗妻。我頂子尖勝。羊羔子。妻我張氏。唱小廝。妻我小廝兒。薛目。妻我吳氏。且後使我把漢。黃天祿。百戶趙思景。爲買屋居以居之。名爲守貢。而一歲之間。僅以半載。往胡中。他皆居漢室。妻漢婦。偃然忘其爲胡虜也者。嗟而土室之人。携我塞上歌兒舞女。喋喋而咕咕。陋

固何當乎。曩者張斷事壽朋論之。始知江充徙戎原
非過計。第以戰守和三議時出而互用焉。虜在我掌
中矣。

白洪大列傳

白洪大。把都黃台吉長子也。始授我指揮同知秩。後
以大父蚤夭。所部皆統於青把都。癸酉冬。制置使吳
兌請襲大父都督同知。詔可之。自後貢市不絕。儼
然以龍虎將軍。歲時從青把都。赴張家口市。頗號清
晏也。居亾。何青把都發難于遼東。而白洪大輒與俱
焉。遂偕老沙結連東虜。蟒戶伯戶等謀欲寇我寧遠。

前屯塞然亦青把都誘之及哈不慎之事白洪大輒
譙讓以大義亟謝過此可不謂義舉乎白洪大何前
倨而後恭也。

哈不慎又名來三元兒昆都力哈第三子也入則與
青把都市我張家口出則從土蠻黑石炭速把亥莽
骨大莽骨能等大鈔我東郵上卽位頗聞在上谷
塞輒以指揮僉事奉約束斤斤唯謹獨無奈橫行乎
薊遼也丙子冬沙河東關之役諸虜酋以二萬騎乘
虛而入幾破城賴大將軍李成梁兵得亾恙是月復
連長昂等寇我寧前錦義之間自恃與昂通婚媾可

藉以無恐。而加以阿兄青把都有積怨深怒於討孫卜賴也。數引衆入塞不意我塞上卒強多所殺略。以故哈不慎等。日夜欲報之。自是之後。諸酋數發難于薊遼者。皆哈不慎謀也。庚辰夏。連騎數千圍我劉五臺。圈殺略人畜。焚燬草屯。亾笑會臺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馳救之。遂引去。然諸酋甚狙詐。欲擊東。則聲言于西塞上。未嘗須臾忘備也。明年春。土蠻復欲有事于錦義。而哈不慎。噶古歹等。乘隙而起。以噶金兒爲鄉導。時備寧前兵者。副使李松亟請于制置使梁夢龍。頃之虜騎二萬塞道。以惑我無它備。我兵竟

分道而馳。大青松山之間。以故虜計得不售。時給諫王致祥。及王三餘。後先上書。大略惡哈不慎。輩受賞於宣大。而入犯於遼陽。大爲彼所欺。嫂也。請革其撫賞。以劄艾之。居歲餘。癸未。制置使鄭洛議亦如之。故事。哈酋歲從青永。貢馬十匹。是年。上谷塞禁哈酋毋入。貢而屬青。把都罰治如法。先是。土蠻翁小打兒漢。中流矢。而哈不慎。諸部夷被劄夷獨甚。兩酋益不能謝。前過。欲報之。怨。其九月。哈酋引二萬騎大會土蠻。及大小委正等。欲鈔我寧遠。山海。桃林口。於是備兵永平。副使成遜。請于臺御史翟繡裳。爲山海。

以外計。計築垣掘壕以待之。亾何哈不慎。不至。於是小委正走厥房。大逞克世等走水汲。一克灰正走宿商。期旦日並至山海關。而以四萬人入關。二萬人阻遼兵至者。而不知我偏將軍王守道。杭大才等先已備中前所。及前屯衛矣。頃之虜騎果自前屯衛三山營冉冉而來。我師亟走老君屯西。李家山臺去關不二十里。逢虜騎五千餘。鑿圍我師。我師僅二千人已耳。虜皆下馬牽甲。而以白旂麾諸虜。虜亦惟白旂是瞻。旂一引虜十餘騎。於是我師發鋼輪大砲。虎蹲砲。自日中至日夕。大戰五十合。然後退一里休舍。殺傷

大當。于是夜叅將守道乘虜退。夜半帥諸軍執把刀鎗器具掘壕。而以廩運土壤。至深五尺。火砲多置壕外。我師擐甲擊刁斗以自衛。旦日虜乃以零騎分爲二道。一道徇前屯。一道徇一片石新堡。會遊擊戴朝弁都護霍貢深溝固壘。又先期令諸村落歛牲畜。虜遂弗敢前。乃於營中舉火焚其輜重及糗糧。而以七八騎衝我南水關。我軍王有功中流矢死。獨林見得。遂走。於是以四騎追至東嶺。賴我師鼓噪得解。免守道見營中被圍急。乘夜漏盡潛出營。告急于制置使張佳胤。乃亟遣臺頭路及燕河路宣府營三屯在營。

兵將至者。四面皆壁丘家山。旦日虜以鬪器少。取居民門窓木片。以爲扞蔽。而我軍火藥弓弩亦幾盡。守道計帥三軍以悶棍潰圍而出。而適副總戎楊紹勳兵至。鳴砲道知其爲應兵也。亦鳴砲。虜大驚。稍解。紹勳得進。與守道合營。虜復衝鋒而前。我師殊疾力戰。斬首一級。奪獲達帽套靴及達刀鈎鎗護胸。及達箭一百八十六枝。射回箭一十四枝。頃之。太平寨及喜峰路駙馬寨界嶺口。劉家營兵。又皆詣山海關。虜度弗能敵。是日日晡。迺東過前屯衛。從沙河站。高臺堡而去。迺屬永平倅。李一言。可理宋伯華。按驗我軍死

者僅一人傷十二人馬騾亦二十餘耳其十月哈不
慎始道大寧城過塔盤直走敖母林與大小委正會
具告以故令亟易馬以報前日之役哈酋因馳罕赤
保哈約諸酋復寇前屯山海制置使佳胤度虜騎復
至也乃以兵備山海寺兒谷三道關而令有倣趨諸
軍赴一片石黃土嶺以禦之亾何虜從前屯大古路
口走山海關過歡喜嶺我軍候知倣急趨告守道亟
提兵出關虜已分爲四道一道衝一片石奪人畜騰
走南山裨將戴朝升麻栢霍貢追逐奪還周安李真
等凡一百三十三人牛驢凡二十一頭又二道衝南

北水關。以裨將張蘭等備兵嚴。畏縮弗敢近。已乃衝
南海口。旱門角山。三道寺兒谷。俾將譚堪趙愷等。用
郎機火箭。快槍石砲擊卻之一道。衝關廂新羅城。城
北工未就。欲乘隙而入。百戶陳守仁拒弗克。死之。守
道乃躬率諸軍。大戰十數合。虜稍退。我師奪獲達帽
氊口袋。鈎槍。盔纓。達箭。各有數。頃之。虜乃以零騎奔
一片石。先是關下鋼輪石砲甚具。而指揮使林樹勳
又戒塞下。毋出牛畜。虜知我有備。大懼。退而走東嶺。
殺我居民張貴等三人。虜孫虎等六十五人。傷譚昇
等二人。略馬牛羊百餘頭。糗糧七十七石。燒室廬一

十九所。車一輛。已縱百餘騎。馳關外。焚新堡子。鄭家庄。遂走八里舖。多所殺略。然後中分軍。而以一軍爲營。一軍走中前所。守道等提兵追擊之。虜復走老君屯。是夜虜從大古路口遁走。頃之。御史李東劾奏諸失律者將。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而制置使佳胤謹按故事。宜大以戰爲守。薊遼以守爲戰。但使匹馬不入。卽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未。於是兵尚書吳兌覈山海事。覆奏。大畧以山海關及八里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

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上所財
察。於是左遷岳汴。而以劉登太。王守道等戴罪親事。
其明年正月。西虜蟒兀等復引衆馳長昂營。蓋爲哈
酋憤山海關之未逞也。先是哈酋約復至。日夜引領
以望之。居有頃。哈酋乃至。伍胡罵而與昂會。謀欲寇
寧遠東西塞。其二月。又欲寇前屯。已又欲寇開原鐵
嶺。及廣寧迤東。其九月。遼陽大風霾。以十日夜不息。
先是哈酋提兵四萬往。上廼有特詔。屬中貴人張
宏宣示大司馬。謂虜衆東行。戎心叵測。有如賊夷。借
兵入犯。宜相機堵截。是月。上躬視山陵。於是御史

張文熙上書言哈酋兩寇山海長昂直搗劉家口。皆去長安甚近。於山海關。輕騎可兩日至。劉家口。可一日至。甚爲剝膚之災。意在請上返蹕。其十一月。速把亥等。又謀犯三岔河。已遂與哈酋莽兀反。板卜來等。合兵復謀犯寧遠東西塞。其明年四月。哈不慎。漸悔過。又見貢夷數受漢上賞。獨已毫亡所得。乃先遣部夷插漢我不良。及其男小反成。姪班不刺什台吉。牽馬四十四匹。牛二十五頭。羊六十頭。赴張家口曰。敢告關吏。請以此贖罪。可乎。制置使洛。見以爲哈酋不聽阿兄青把都約束。敢於啗喝。固亡道甚。今所請。

亦不躬自來。乃率衆至邊。此不過託名于講賞。而實要挾我。況哈酋犯遼。又罪重也。非牛羊所可贖。洛寧益堅閉不許。頃之。哈酋亦引衆至。旁近塞行獵。聞制置使議。大拂初意。乃頓足歎曰。塞上豈爲我獨不能。遲于宜大哉。卽引衆從雲州兩河口入鎮安堡。我堡將李春提兵發乘矢中虜。虜大怒。擁衆而前。以鳴鏑射死六人。傷九人。鹵我軍韋海左石等。耕牧人周月子等一百八十六人。牛羊一百六十二頭。洛乃先以揭告內閣。及戎部。然後下令。令將軍簡兵秣馬。亟驅除之。毋輕予一斗粟。一尺布。以幸中虜計。令與臺御

史蕭大亨同始大將軍王國勳以羽檄徵諸路兵備龍門所是日遣偏將李迎恩麻承勳張充實兵出北柵子急馳大邊柳河墩而屬分巡使劉葵監之行未至舊庄科道逢哈酋我乃使使者劉縉國召哈酋煎哈酋之衆三千人皆畏我大將軍旂鼓多懾魄反踵走弗前會莫我師次獨石哈酋爲人狙詐而善謀見我師銳于前進恐弗敵故爲敗北示弱而遂以此爲緩兵計且日遣夷使送奉韋海左右等款塞復請撫賞詞甚悲哀塞吏終不許知所請詐也哈酋於是從大邊羊川墩復與我師挑戰戰至數合虜大敗騰山

鑽林走。我師乘勝。勇氣百倍。追逐八十里。至赤把都。擊破之。虜大率減什二三。獲首僅一級。奪獲馬二十八匹。夷器二十有八。先是將軍令。令將卒皆從馬上。亂行砍殺。毋得下馬以要功。虜以故得輿尸還。已聚諸死尸。焚燒。煙焰滿川。適大風起。延及白洪大帳房。馬牛羊延燒死者。亦已千餘。哈酋乃知亾當于漢也。亟退走三間房。待罪穹廬。甚媿悔。復欲遣使者往。而度塞吏弗信。往無益也。乃徼惠于白洪大。青把都。及七慶把都兒。幸爲我請罪于漢太師。所鹵略塞上人畜。今俱在。願以遣還。唯太師哀憐我。復我市賞。我之

願也。於是白洪大遣五磁氣青把都遣小小廝七慶把都兒遣罕哈把都兒哈酋亦遣羯羊羔送所鹵略大率百六十六人與俱。因道鎮安之役。哈酋實爲講賞來。而以李守備故激之爲亂。然亦徒自亂耳。未嘗僂漢一人。而漢將卒所僂我。抑何京觀。今傷夷者未起。謳吟之聲未絕。太師何不除哈酋前過。爲漢請復市賞乎。其哀矜惟太師。罰治亦惟太師。幸太師圖之。是時我師備獨石及馬營赤城青泉鎮安龍門益固而制置使洛迫青白諸酋之請急。遂以書請。上命大司馬行御史大夫。而以其事屬御史徐申。驗問於

是制置使爲檄遣通事官羊羔兒小教八。姬世清。陳
祿布告虜中。必罰治哈齒如法。然後可。是日順義王
并禩兒都司遣夷使海大問諸青把都。青把都卽偕
永邵卜大成白洪大滿五索內兔喫慎把都兒忙五
大擺獨賴班不刺什。及哈不慎母。一克哈屯。姊太松
阿不害。合詞致書而屬夷使五磕氣我兒故道銀定
首領補兒克太儻不浪。請罰治如初。其六月。青把都
躬率哈不慎詣三間房而復遣夷使五磕氣至。已東
虜長昂亦遣使者陶拜等至。皆冒雨而來。待命境上
月餘。亦不聞出怨言。其出自至誠可知矣。制置使

洛始託爲巡邊乘傳行獨石以察虜情青把都聞之復約順義王乞慶哈永邵卜大成及襖兒都司亟遣使者詣傳舍洛迺進使者堂下反覆辯折數日大都諸夷使感朝廷恩德而數哈酋罪不容口也每得制置使一言半辭輒唯唯叩頭以爲太師第許哈酋貢市亦何牛羊之不足贖乎惟太師憐而諾之洛旣見諸酋祈懇如一口且悲號愈切下守巡使者問狀其七月青把都携哈酋詣獨石大邊因與約願罰駱駝十頭馬牛羊一千頭且有後言指天日以爲誓誓自今毋犯塞謂予不信請以番漢文字大書一紙以

爲質洛然後許諾。諸虜酋聞而大喜。趨使者海大五
磴氣等叩關稱謝。其十月哈酋牽駱駝馬牛羊如數
詣張家口。然遲至兩月者。以畜數多不能倉卒辨。皆
借及親舊故也。於是制置使洛以其狀請下兵尚
書張學顏覆議以奏。上幸許復哈不慎貢市。開賞
賜乞慶哈。青把都。白洪大。一克哈屯。太松阿不害。金
幣有差。居歲餘。丁亥。襖兒都司吉能哈等至塞上。舉
扯力克嗣封事。制置使洛稱引哈不慎事以爲戒。諸
虜對曰。何至是。哈酋故爲老王子所驕寵。無所罰治。
未嘗聞大漢法重也。今自罰治以來。輒悔過。兩載之

間不敢以匹馬半筴至東塞。誰謂哈首復起者。是歲哈不慎。懼霜露。病在手足不仁。後病愈。輒從青把都打來。明暗起志。曷嘗一日不在我廣寧。迤東西。以問誓矣。東行之日。哈首唯恐虜騎之行遲也。

滿五索。又名滿兀四。蓋昆都力哈第四子也。所居在小日陽堡外邊。始辛未。與其弟滿五大。並授我指揮僉事。然以青把都故。數數與東虜通。鈔我遼陽。至不恭矣。辛巳秋。制置使張佳胤薄責青把都。青把都召而罰之。以爲諸酋嘗指天日爲誓。誓不足憑。乃徵靈於佛。若曰。天耶佛耶。其鑑之耶。居二三年。乙酉。哈不

慎假青把都諸酋請犯遼罪于時滿五索之使結轍于道要之貢與市皆從青把都入也子薛的筒台吉亦授正千戶。

滿五大亦名滿兀帶蓋昆都力哈第五子也世與察罕通婚媾以所居在大沙窩三間房也始議貢時滿五大歲以馬十疋從青把都入然其後犯遼輒與滿五索俱往青把都常召至佛前誓毋犯漢塞言如是決矣乃辛巳夏五月滿五大部夷把禿敗銀定儻不浪復盜我松樹堡已不受兒等奪我軍衣裝及糗糧滿五大曰我實不知故而制置使洛臺御史佳胤竟

請免滿五大官。及貢市。後以順義王罰治。得復職。如初。語在波兒哈都傳。是年冬。滿五大偕百戶銀定。倘不浪。波兒哈都。並疑塞補貢。於是禮尚書請移內府。治表裏衣服。絹布。太史治勅書。齎署丞。至上谷塞。班予之。至一切馬值。悉如故事。仰所在椿朋舍居。歲餘。癸未。滿五大以十月故矣。又以部夷犯塞。故停襲明年九月。上幸從制置使方逢時。請以伯子卜彥台吉襲襲。

讚曰

上谷獨優于它。鎮者豈非以昆都父子哉。要之皆我

屬夷何至借遼陽以逃文罔罔密猶之逃雨也無之
而非是矣至哈酋犯我鎮安此尤屬宜大漸不可長
滿五索五大佛前之盟甚堅後頗背之豈佛不足憑
耶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而況于盟況于夷酋之盟乎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

永邵卜大成所牧在大青山後。莊皇帝時。制置使王崇古請外臣俺答封。先使使安克諭答必大會諸部。然後可。以答常鈔我石州故也。是年冬大雪深二尺。而以月正元日。接見漢使驩甚。自言深感釋那吉恩雅。欲與大王父入貢。少稱塞萬一。如大王父言克等恐永邵卜所言詐。微以一言相詰問。永邵卜乃

指天日以爲誓。不如約者有如此日。於是出太師所
予漢布帛諸物。殊鮮麗。奪虜酋目。永邵卜益大喜。因
設帷焚香。南鄉叩頭者三。稱謝不容口。是日屬筆寫
契侯天祿。以番札復太師。敢不唯太師命。是從。始定
封事。授永邵卜爲指揮同知。它皆有差。是歲辛未。永
邵卜大成等從俺答從結離。並稱外臣。請入貢。已
乃赴張家口市。唯是不腆。駑馬冀欲以充塞下一日
之選。虜酋俱受。恩賜幸可知矣。是月續至得勝堡
外邊。我塞吏亦燕勞如禮。其明年以老把都有狗馬
病病死。而又有黑夷之禍。未久寧。獨貢市後。以九月

至也。制置使崇古請遷永邵卜都督同知。上可之。賜之詔曰。爾等敬順天道尊事朝廷。以馬來貢。誠順可嘉。今特賜爾等彩段表裏。用示褒答。爾等宜益堅臣節。圖報國恩。永享太平之福。又授奶公大威靜爲百戶。然永邵卜殊不知受漢恩深也。其明年老酋婦以把都死。疑我用鴆。永酋遂從而和之。而又會一二小夷。適偶死關市下。愈自堅其說。御史孫鏞議欲嚴武備。而陳文燧則以永黃二酋構難。自治不皇。皇它務哉。是時上新卽位。永酋等貢不敢後。然黃台吉已改市新平堡。授部夷小威靜唐戶。赦兒六

爲百戶。其明年貢市告竣。復得與其弟合羅氣受上賞。於是授部夷恰倘不浪等一千人爲百戶。其明年六月。永邵卜以足疾而其母臺戶吟屯又病。並伏在床褥。乃遣其子隱克台吉至。其明年打刺明安諸部夷盜邊。黃台吉偕永邵卜。罰治如法。語在俺答傳。是歲制置使方逢時。念永酋貢市毋乏絕。請遷部夷補兒賽榜實等九人爲百戶。是後永邵卜亦進階爲龍虎將軍。志饒驕矣。而自以爲阿部。不在順義王下。請得市馬。如其數。關吏以青永二枝較之。固已相等。何渠順義王不若乎。以是問諸永酋。永酋無辭于關吏。

乃歲比貢市如初。我亦以漢秩畜永酋諸部夷甚備。乃於辛巳授黃鶩兒。癸未授俺的蓋。乙酉授頂革。皆後先爲百戶。從制置使鄭洛請也。永邵卜爲人反覆。慄慄而狙詐。自知宣大遇我厚。未可以兵戈擾也。順義王迎佛。永酋遂擁衆與俱。遂主仰華寺刹。意在託火真諸酋而起。久之復變。易名姓庶宜大母藉口以仇我。可謂姦矣。居歲餘。丁亥賓兔捨西寧。而子壻瓦刺它卜囊率精兵千餘騎往岔口堡。已乃從寬溝透泗水堡。關門。我師生獲倘不浪二人。及後訊之。乃永邵卜部夷也。哀懇再三得解免。時頗聞瓦刺卜囊強。

盛而豈知瓦刺它卜囊卽永邵卜乎。其明年四月。瓦刺它卜囊及酋長著力克提兵往海腦。鈔黃毛。協我鎮。羌閤門過邊。其明年九月。海虜率五千餘騎。從南川入境。聲欲鈔擺羊。已乃鈔南山生熟番。然後馳觀音堂。大率略漢人二口。牛羊二百頭。時備兵西寧者。萬世德卽遣裨將鍾一清等。譙讓他卜囊。他卜囊曰。我始固不知其爲漢人也。有死罪。唯將軍所罰。於是。一清大索胡中。得漢人及牛畜多。以還塞上。而副總戎李魁以爲不獨是虜。得我漢人三百。馬牛羊數千。今安在。他卜囊對曰。無之。我衆方欲行漢地。何敢欺。

瘦將軍將軍幸徧觀之。於是虜衆傳發馳高墻堡而我師亦捕伏西溝沙塘川以備諸虜騎出口。虜竟還走落麻也。魁乃窮追而與虜兵並驅我兵獨奪其大道。迫虜騎虜騎懼而散走。以致諸牽馬羊者多傾墜崖死。虜益鞅鞅謀欲報之。乃擁衆走。及至南川。魁乃挑虜戰。虜不答。直騎馬上山奪其山頂。得據高以爲險。魁亦隨上山。諸虜酋鑿魁馬。魁急麾後軍。鳴砲虜聞砲聲大驚。皆出營與我師角。我師倉皇甲不及披。弓不及彀。自相蹂踐。墜崖谷。虜遂乘勝殺魁。及指揮阿承印。李世顯。劉詔。與把總李崇謙。千戶陳治綱。

皆死之。而軍士死者亦一百餘人。至若虜墜崖死者。乃不過二三騎耳。先是生番盜虜馬。而他卜囊及魁捕獲白和尚。迫還其馬。已又得馬五匹。白和尚大怨望。魁乃微告虜酋把爾台吉。謂李將軍匿其肥大馬。於是與瓦刺他卜囊合兵。問魁以故。魁亦大怨艾。虜兩欲相攻殺。計頗堅。是固禍所從來矣。兩臺邵光先。曹子登。乃以其狀請。居叵何御史。徐大化。及給練張希臯。皆以書請革瓦酋市賞。歲不下千餘金。而屬兵尚書王一鶚覆奏。上有詔。免萬世德官。乃調分巡使李丁以代之。許瓦酋得叩闕獻逆。以除罪。自是

之後。瓦刺它卜囊。乃許出酋長四人。及器械馬匹。而
又假火落赤來請罪。會制置使光先物故。遂中止。然
此特延引歲月。冀緩我。天誅耳。況火酋討手信。希
爵賞。則又挾而要我。然瓦酋姦益露。其明年六月。宰
僧阿赤兔。以搶番寇內邊。制置使梅友松。以爲瓦酋
所使。豈藉此以窺我強弱乎。時副總戎龔成。具羊酒
及段梭茶篋。使陳撞子馳虜營。以贖所鹵畜。友松乃
上書劾奏之。以其事屬順義王。罰治。時扯力克。方新
至也。其明年四月。他卜囊見塞上調番易馬。乃率火
落赤等數萬騎。公行殺略。益甚。語在火落赤傳。其六

月。上詔大司馬言虜衆狂逞。渝盟犯順。及邊備久
弛。制馭乖方。欲覈始事部落。及失事信地。以奏。於是
御史周孔教劾奏。故制置使邵光先。及臺御史李廷
儀。趙可懷。備兵使錢楷。李丁。詔奪光先。誥命。調廷
儀。免錢楷。李丁官。它皆如故。其八月。永邵卜。擁衆從
扯力克。大鈔我洮河。語在扯力克。傳御史崔景榮。於
是發永酋姦。而謂瓦刺他卜囊。乃永邵卜。別各自西
寧。犯我偏將。乃捧頭鼠竄。在海上幾歲。我邊吏未皇
問也。則復移捏工川。而與火落赤同巢。遂翼火酋。而
佐扯力克。以亂。意在要復市賞。其九月。臺御史廷儀

上書辯西寧事。書多不載。其十二月制置使鄭洛議有能捕斬瓦剌。他卜囊者。請比賜元慎擺腰法。予三千金。世授以指揮使。是時給諫薛三才。張煥亦上書。請欲討瓦酋罪。大都憤李魁死未幾。而李聯芳繼之。李芳等又繼之。數數然也。其明年秋。水邵卜偕火落赤等。馳嘉峪關。聲欲寇甘州。其冬。永酋擁酋長阿相等。度河馳奔刺川。迤南木甲竹捨龍尾八禾。白晝焚草。延燒八十餘里。是時我通事人捕伏交子岡。而番僧龍力刺麻。又自虜營歸。得其狀來告。於是制置使魏學會上書。恐河凍。又復東牧。其爲說大都言河洮。

或可無慮。河州景古城有一二天險。假令我偏裨諸將軍提邏卒數百騎。畫地而守。彼豈能飛度哉。政恐洮州平漫無險可阻。而獨幸彼所逐牧木申竹捨龍尾八禾相踵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馳。然邊備不可不蚤自圖之。居三四年。乙未。瓦酋亦既聞。明詔罷和主戰。自知市賞久弗可得。乃以九月乘它虜入市。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爾朶。硤我塞上。度瓦酋必以是日至。先期我備兵使劉敏寬。朱朝聘遣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負時等帥百金之士。捕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鷹高第。又皆轉

餉勿絕。亾何。虜果空柞。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烽火鳴砲。大將軍楊濬大兵四面至。矢石如雨。虜乃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撒爾捨兒申中等族番兵。合營。麇虜。自日出至晡。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外。虜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捕虜六百四十五級。殺虜悉從。刺撒柞迤南渡海而遁矣。是時我師恐諸虜乘虛而入。鎮海於是遊擊將軍白澤提兵持西川。然後臺臣李汶田樂以其捷請。故事捷至。兵尚書移御史大夫屬所在。御史覈功以奏。唯是御史喬廷棟按西寧捷。果如臺臣所錄。獨閣臣及兵尚書

石星戶尚書楊俊民給諫吳文梓運籌帷幄功不與諸將吏並叙於是上以甘鎮大獲奇捷朕心加悅內閣輔臣殫力運籌忠勲茂著廼有特詔詔吏尚

書是日加文淵學士趙志舉少保改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廕一子尚寶丞加文淵學士張位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廕一子中書舍人加東閣學士陳于陞沈一貫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尚書如故廕一子入太學皆賜金幣有差頃之上復有詔轉李汶大司馬兼御史左丞廕一子執金吾千戶田樂轉御史右丞兼左司馬廕一子指揮同知皆世襲起制置使鄭洛以

收番族功也。而加本兵少保秩。及賜諸將吏爵賞如法。自是之後。永邵卜益深怨于我塞上諸將吏。而又會火落赤。敗於河州。及以明年六月。相率攻我蔡旂堡。是時永酋欲報我西寧。火酋欲報我河州。卒之兩無所報。相繼敗北。我師斬首虜凡一十八級。始夷酋把都尔恰。殺李魁於朶硤。後我師亦於朶硤。執把都尔恰斬之。計其期。則又皆以九月。異哉。君子曰。西寧之捷。奇兵也。亦義兵也。是可以報李將軍矣。

讚曰

以臣而伏觀 高皇帝置安定罕冬四衛。蓋爲羗夷

武功錄

歸降者建。豈正德而來。亦不刺遂寘居我海墘。而加以虜王後先迎佛。遂使西海頓成虜穴乎。永酋得主寺刹。亦足媮快。乃直必與我師角。兩受敗北於永酋。何當哉。法曰窮寇勿追。南川之戰。李將軍曰速其斃。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豈欺我哉。

永邵卜大成台吉列傳卷

萬曆武功錄卷之九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中三邊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合羅氣把都兒台吉。又名哈羅氣。又名合落氣。始授我指揮僉事也。而貢市與永邵卜大成同。始壬申。永邵卜大成以世父死。而又被黑夷殺略。以故貢獨後。以九月至。惶懼。於是與合羅氣等。待罪境上。低徊者久之。我偏將軍提奇兵備左衛。遊擊將軍提蒼頭兵備張家口。諸路偏裨提桴鼓至者如雲。於是制置使

王崇古下令幸寬假合羅氣等後至罪擊牛酒以犒之。然後許夷使克賴等牽馬百二十四匹入。已部夷正千戶。抑漢敖不良等以馬三十四匹入。並請貢而遣大威靜牽馬守市。我分巡使王汝梅燕勞如禮。卽趨赴張家口市。是日崇古赴岔道。而獨臺御史吳兌親臨市撫賞。諸虜酋皆歡欣鼓舞。如蒙更生。官易馬凡九百有二匹。軍民凡八百有八十八匹。牛一十有一頭。羊一十有五頭。自是之後。合羅氣幸拜明威將軍。歲時偕永邵卜貢市。毋乏絕。而獨庚寅歲。擁衆萬餘騎環列張家口。說者以爲青把都誘之也。

讚曰

余觀諸市虜卽效順乎。然不能不微有出入。而合羅氣則自入市外。寥寥無所紀述。惜乎庚寅之役。擁屯市堡。與曩時所繇異矣。合羅氣爲德不卒。殆小人也。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銀定把都兒列傳

哈喇慎着力兔把都兒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己巳秋。土蠻發難。哈喇慎欲往從之。將有事於薊遼。而會辛未貢市成。哈喇慎幸從青把都後市。我張家口。不聞有它腸也。居二三年乙亥。青把都及哈喇慎謀鈔東海。遣弟滿五大請於俺答。答方以請佛及經與蟒

段故唯恐毫釐過失以傷我塞吏。亟禁阻之。着力鬼把都兒對曰。吾未嘗有犯中國意。第使者讓書再至。敢不如約。曾幾何頃而爲丙子九月哈喇慎以訃聞。伯子馬五素台吉襲其臣節之無玷。由蚤天也。

銀定把都兒台吉始授我正千戶。控弦之士近千餘人。然貢馬與毘都並矣。并皆市張家口。丙子冬。部夷行獵膳房邊也。道逢把總張維屏等。十餘人。樵蘇屏等砲鳴不及終。盡爲虜所捕。捕往興和城。已乃還我。六人曰。吾還若。若爲我告塞上。亦還我降夷可乎。然諸酋微意。意在購重賞也。于是制置使方逢時使趙

國勲歐清問順義王。王罰治如法。令還我將卒。得除罪。語在俺答傳。是時九塞。獨上谷稱強。以青把都。永邵卜。及打刺明安。三部部落衆也。頗聞市馬。至三萬有奇。孫御史愈賢請損之。不可得。然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由來者漸矣。

讚曰

哈喇慎銀定。皆名夷也。其行事不少概見。何哉。彼市虜能恭順。如兩人者。歲不過從酋長。一至關市。若其陰謀窺伺。誰則知之。若哈喇慎早夭。銀定以部夷故待罪。謂兩酋無媿于塞吏。可也。

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麥力哥克臭列傳

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授我指揮同知也。先是庚午歲議封而制置使王崇古見爲哆羅土蠻親俺答宗盟也必會議然後可。是時多羅土蠻所居在雲石堡外邊部兵萬餘議幸與俺答同。明年秋遂與俺答入貢。赴水泉市。自是俺答稱哆羅土蠻曰堂任然。每入關貢市輒相與顏行至。久之哆羅土蠻與北夷讐殺。俺答亦移帳詣哆酋所。如左右手。已復報怨於瓦刺。則丙戌八月也。去俺答劫時五載餘矣。乃引蛇布襖兒都司及套虜卜失兔莊禿賴往而下令。令酋

一牽馬八匹羊四十頭。且從邊外川底走。虜皆畏道險。低徊久之。而會松山酋長着力兔。亦欲略黃毛達子。黃毛卽瓦刺也。以清水市未畢。先徵西河諸夷。趨治裝。亾何套虜何業阿卜害帥七百餘騎。壁鎮番外邊。硝池墩。大言欲從永昌暗門走南山。頃之。威正恰亦帥三百餘騎。從大柴溝堡。迤西走。而適哆羅土蠻哈炭把都兒龍合台吉。威正他不浪穩。都乞他不浪等。五千餘人。傾巢而來。於是並擁衆至寧遠堡。堡將李魁陳善道。鑿諸虜。弗欲入。虜請以酋長四騎爲質。乃入牧羊川休舍。旦日火落赤擁二千騎。馳范家營。

山暖泉頃之套虜板及台吉狐洞台吉威正阿拜復
帥三百餘騎至鎮番邊外。萊茨山走昌寧湖而獨麥
力艮台吉哈喇各力台吉博介台吉尚在獨青山白
石頭而吉囊諸部又未渡河乃止壁以遲之是時胡
中名哆羅土蠻爲反言黃台吉矣反言於火落赤爲
親兄弟於阿榜台吉爲親叔侄以故合族相援扇結
爲姦先是阿榜台吉打兒漢把都兒居南山久則恐
套虜新至乏水草引衆六百騎及馬牛羊八千從東
高舊古城孤山灘馳迤西石嘴墩蔡家湖草古城而
爾失恰威正恰引衆七千餘騎佗駝馬牛羊五萬從

九眼泉孤山灘透花寨九條嶺二馬營草古城高阜
灣馳迤北黃城兒江陵口欲以故居居套虜議如是
決矣火落赤在里山窰聞套虜至驩甚卽引精兵三
百人從水泉關門郊迎於是反言黃台吉從月牙湖
王秀舖透草古城而與火落赤相接見是日兩酋從
大黃山透迤南羊戶口而哆羅土蠻子哈喇狗及酋
長兀浪他卜能我令他卜能命都六他卜能脫卜他
卜能僧個他卜能汪脫他卜能阿脫漢把都兒亦引
精兵二千皆從寧遠走水泉而以革勒根台吉捨刺
乞炭苦思賴千餘騎尾其後已忙快把都兒綽賽他

卜浪孛拜他卜浪麥力良台吉。土國赤台吉至巴阿木。大打兒漢襖兒谷道至。并皆入水泉閘門。透大營堡。而抄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叭引千餘騎。中分軍一軍透新河。一軍透西花寨。於是制置使郃光先亟以檄馳告雲中。革哆羅土蠻市賞。然所至必撫賞。段梭米麵酒食。不乏絕也。故事。犒賞流虜。悉出臺臣贖錢。頃乃議撫犒流虜銀。而偕互市冊。齎部考驗。從臺御史王垞請也。是月。反言黃台吉。乃與諸虜約。約從永昌入邊。由南山渡海而西。於是假道于永昌。將李魁因好謂魁曰。邢顏吾從行之衆五千有奇。而加以

吉囊諸部。後至者未已。且曩時順義王。西來故事。而
那顏豈不聞之乎。願爲我畫便計。俾我得走故道。及
所至燕賞。如先王禮。則那顏之賜多矣。敢請。而備兵
使萬世德。因與分守使賈仁元。分巡使邢玠。太僕卿
張孔修。請於臺御史曹子登。按瓦刺。在嘉峪關西。卜
隆河之北。而諸虜旣云西捨。則何不直走西底。而乃
枉道南渡哉。此或虛聲以恫惕人。亦安可知。時政慮
南山無邊壠。僅以一口爲限。而況由迤東。不數日可
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境。而我河西將卒。
又散處營中。各千五百餘里。而遠有如倉卒告傲。則

邊胡以相恤。於是下令。令關吏毋得內虜騎。虜竟擁
衆壓境上。且有後言。欲市馬千餘匹。邊吏以爲非我
市夷。不許。乃令諸虜走川底道。虜復請曰。極知太師
法嚴。顧吾道遠。馬已疲倦。且川底險。而我諸父兄弟。
又皆在南山。必大會。會議。然後可行事。我必不走嘉
峪。嘉峪則瓦刺巢。而制置使光先。迫諸虜請。遂遵俺
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兒閘門。走洪水扁都口。出境。
往迤北野馬川休舍。先是丙子夏。俺答由甘州昌寧
湖。至寧遠堡閘門入邊。從周家灣。永昌城。過橫梁山。
滾石溝。新城兒。石頭口。九條嶺。洪水花寨。曹古城。大

馬營。泉腦扁都口出也。是時卜失兔。偕隱布台吉。莊
禿賴。偕麟素兒拓不能着力兔。偕碑馬兔打正亦欲
西槍。而適莊禿賴遣夷使板龍恰。視活佛。活佛言。若
等欲西槍。今歲殊無吉日也。頃之切盡黃台吉訃音
又至。於是板龍恰追莊禿賴等。勿出師。合諸虜騎。大
率萬二千有奇。而並欲往甘州。潛師勿出。或言今歲
略諸番。而明年始事瓦刺也。是後御史楊有仁。及給
諫顧九思。劾西事。奏報緩期。上有詔。罰諸邊吏俸。
三月。己兵尚書張佳胤。追論前臺臣董世彥。侯東萊。
聽俺答道經內地。以致夷酋得請爲比。於是詔奪

兩人誥命。其十一月。反言黃台吉。遂與火落赤。從沙塘川。哈喇只溝入。內邊多所殺略。語在抄胡兒傳。其十二月。反言黃台吉義子。我僧大盜順花堡邊。邊卒詰問。我僧大遂發鳴鏑。中我卒姬二。死之。大將軍劉承嗣奮勇而前。追諸騎。獨斬我僧大。而還。以故。反言黃台吉。益欲報之。制置使光先。遣遊擊范子忠。及官通宛大才。牛哇子。勞。反酋。行至鹽池川。反酋執我官使。於是麥力哥。乘機挾我市賞。後以扯力克嗣封。譙讓甚急。始還巢。語在扯力克傳。然。反言黃台吉。竟與火落赤。挾我建城修寺。而後還也。頃之。反言黃台吉。

遣使乞答害。恰巴答而克。臭男抄胡兒。遣二捨金等。赴甘州。講我僧大人命。因牽馬四匹。請與姚千戶焚楮。願輸罰。而我塞上。亦稍予段梭。以資犒喪費。其明年春。兵尚書嚴清。案臺臣奏。大略欲虜王諭。及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移帳東歸。其五月。宣大制置使洛。亦使通官戈陶。偕扯力克使者。齎海外調。及酋。及酋志在搶番。然與火落赤離羣矣。其六月。及言黃台吉。偕抄胡兒。引衆馳黃河腦。搶生番。阿尔力覺先帥兵。絕其歸路。然後挑虜戰。破之。生獲十餘騎。而及言黃台吉。遂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川。時二十一日。

也。於是臺御史子登檄守巡使遣官通張達告酋婦西牧之不利。已有明驗。趨還巢。酋婦聞漢使語泣下蔽面。然猶豫不決。已官通許松行間。及妻始議還巢。唯請故道。從扁都閣門入境。制置使許諾。令所在犒喪如禮。其七月。反妻及其子。引精兵七百扶櫬東還。餘悉置海上。是時火落赤亦使脫谷大博思痛等。執紼送之靈樞進口。我裨將陳善道從樞至黃馬圈。去口三十里止舍。而部虜五百餘騎後至。會莫彊欲入邊。邊將張君恩。楊國相弗容入。爭論蒼頭軍袁吉遂反。刀毆達婦。婦傾跌下馬。諸虜皆鼓噪攘臂而起。而

酋使牛的箇及脫谷大博思痛等。忽從山上撲來。左
鬪亂甚。傷君恩面貌。我軍益發勇。矢石如雨。虜被矢
石刀劒擊死者。二十二人。傷十一人。墜山岩死者五
人。我師死十六人。傷十二人。墜死四人。虜分其半。走
河東墩。而善道聞砲聲。亟馳還。去墩不二里。逢虜騎
百餘。發鳴鏑。遂中善道。賴萬金良藥。得不死。虜皆走
涼州坡。我師追逐。生獲牛的箇。卜言兀博思痛脫谷
大沙爾當撒爾。倘三庫土忽爾八人。馬甲刀矢如數。
虜始知漢兵弗可敵也。莽及酋楠拊前告曰。願佐旦
日。及妻遣酋長恰乞他害陶速太那什等。赴洪水。而

乃以死請還所鹵略。及欲贖死者命。漢亦言。我有殺傷。於是留乞他害。而遣通事人啾羅太。偕陶速太。邦什。赴虜營。驗問死傷。果如言。而我軍還營中死者。則又八人矣。虜使堅欲我予牛的箇等。乃得乞他害四人而去。於是臺御史子登。大會太僕孔修。行洪水。令反妻移柩大馬營。而屬同知王協夢。倅劉起涑。及副總戎陳霞。復驗斯事。乃當牛的箇等六人。請論如法。則念脫谷大博思痛。爲火酋使者。第以軍法。笞掠之數十。遣去。而我軍死者。人予五金。以資樁車費。始反言黃台吉。偕我僧大威。正恰西牧。活佛常告。以不利。

誠勿往。今三人果死於番漢手。而我僧大口。至焚散于烈燄。惟威正恰。反言黃台吉。猶得裹其骸骨以歸也。

麥力哥。又名麥力艮。然亦有名。麥力艮者。乃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以俺答受封故。得與着力兔。克臭。並除指揮僉事。丙戌八月。哆羅土蠻西牧也。麥力哥輒與俱往。至川底。已十月矣。川底地寒。乏水草。而又以客久。人馬俱疲。麥力哥乃遣二十騎送奉番文。索帽段。琵琶。箏。葡萄。毯。海青。白表。紅錦紙。皮箱。及米麵諸什物。且有後言。言必欲百餘袋。或千餘袋。

紛紛挾我肅州請開市。是時備肅州兵者。朱正色帥裨將孟孝臣拒以肅州無開市例。況地狹民貧。所請又非土產。此明以難我。我惟知塞上精兵。殺滅而屬。將奈何哉。虜使乃言。吾屬十萬餘騎。尚後至。竊恐煩將軍。已也。於是犒勞而去。其十一月。套虜復齎使者番書。索我開市大賞。正色亟使通事人高尚仁。把卜肖。馳老營。訶虜。因以羽檄趨標兵。傳發。而會把卜肖還。恃令箭。問諸番手信。正色問把卜肖。胡遲。卜肖具言。爲虜營所繫。今虜以三萬騎入邊矣。頃之。虜果擁衆而前。砲聲震地。我師鏖戰于紅橋。以儼來告。正

色易戎服。躬提兵出郊關。大張旂鼓。聲繹如也。孝臣乃帥指揮汪承宣。請予虜酋賞。色大怒。髮指冠罵曰。奈何賊臨城而予賞乎。卽偕宣馳紅橋。諸將軍。殊疾力戰。虜望見城上高標。冉冉自天而下。大驚。乃罷戰。圍我頭墩腰墩。色因麾勇敢士六百人。捕伏道左。而微使二百騎。以次第下馬。扒沙滿盛。盛內。復上馬。徘徊。忽飛沙。沙蔽虜面。我師多所斬獲。然虜亦止。壁空心墩矣。先是虜遣諸騎。從道上捕我謀者。及得謀者。則又恐傳虜中事。皆繫以錮。鎗。後聞正色至。始解縛。於是謀者披髮帶水而來。亾何虜從空心墩。使使者。

丘脫兒復請市。有番文。文大略。問咱兩家兵勢孰雄。且言我肅州尚萬餘騎。吾何畏哉。詞大不敬。備兵使以爲東市已革。肅州故無大賞費。何至挾而謀我。益堅約不從。使者請召捕虜卜喇問狀。卜喇言空心墩果精兵萬餘也。我師於是移壁。壁豆墩虜乃分爲二道。從東西河掘邊出境。大言。吾姑去。不久當復入索賞。且番子人畜皆匿二墩院。吾必擊破之。然後已。今且與將軍約。約二三日一入略。不然者。吾第以精兵五十人。阻其東道。何問肅州一孤城哉。旦日虜復自酸棗林。明沙窩入邊。所殺略臨水堡。黃泥鋪。河清驛。

及西店子。永定莊亂骨堆。番夷王刺麻僧。蛇眼結思
冬等。馬牛羊。未可更僕數也。虜始薄臨水。時裨將余
世威見爲去明沙窩不遠。請于正色。正色明而習于
兵。趨三軍下馬。人牽馬五匹。闕匿堡中。而又以舊營
曠闊。旋改爲小營。置火砲居外。於是布陳神槍爲一
層。弓箭手爲一層。凡三層。皆坐地下。聽軍中鼓發。以
次起立。出擊賊。賊不退。則執刀伏地。然後麾二層。坐
起亦如之。是時將軍令下。諸將皆仰面視旂鼓。出萬
死不顧一生。毋逗遛者。諸將復以旂志高懸樹木。已
積柴如山。暮夜始乘柴舉火。火光燭天。虜以黑夜遠

馳旂志與林木相雜。人馬莫辨。十步之外。草木皆兵矣。亟相引從。故道走。走出邊。其十二月。御史楊有仁劾奏斯事。以虜常執我備守。使達雲妻妾。後以八百金請贖。此乃諸將吏驕虜。酋罪也。於是兵尚書張佳胤議覆。以爲麥力哥。如果自悔。還我所鹵略。我宜稍予之以賞。不然。請以大兵問之。上有詔。嘉朱正色任事。拒虜。它皆罰治。有差。自是之後。臺臣薄責。扯力克益急。必欲趨麥力哥。還而後許。嗣是時。麥力哥與捨刺乞炭有隙。制置使邵光先使離其黨。與而扯力克。又遣蟒克禩兒六打兒漢首領。把不盡等。趨東

歸。乃十二月還巢也。所遺部落甚多。其明年正月抄胡兒使使者卜刺害等爲諸部請食物。兩臺以爲誘麥力哥亂者。實襖兒都司夷酋毛大也。亟以毛大獻我。并罰治鹵略事。我予若上賞。於是命肅州衛治厨。侍犒卜刺害。而許以桃棗沙糖段巾米麵茶芹。曰善自治事。漢太師不欺若也。因遣通事人夏才。及來虜拜三戶。並告虜。虜中皆叩頭唯唯。麥酋罪當誅。顧其人已東還。奈何責及我酋長乎。我酋長故知麥力哥東歸時。悉還所鹵略塞上。且有罰。罰它佗一頭馬二匹。羊五頭。旣已折刀爲誓而去。今毛大貧夷也。我胡

中呼爲餓狗而況以哮囉事久往北山搶瓦刺其何
牛羊之足罰乎使者凡三往返兩臺竟不許其二月
虜酋答應黃台吉及王把都兒遣夷使土刺赤事索
我執虜俄大擒虜卜刺速可說者欲釋兩酋姑置毛
大方在猶豫久未決而適胡中亦有議議以馬八匹
羸八頭牛一羊二贖俄大罪以俄大常略我遊擊范
子忠故也而又代毛大出馬一匹牛羊各二頭邊吏
終不許其三月抄胡兒還至新城外邊頗聞速可死
於囹圄殊怏怏不自樂其四月抄胡兒移牧威虜鎮
夷河堅執毛大今從北山還套矣所遺部落以無主

未可約束。於是立巡邏達虜。月給人米三斗。布一疋。而我乃與王把都兒着力兔台吉。反成他不能追講前事。諸虜頗欲得卜刺兩虜急。乃出張文姝保等二人。牽馬羸八十三頭。牛二十九頭。羊七百三十二頭。曰：它有所未備。則我速可之死。豈不足以相當乎。已復出罰服駝一頭。馬三匹。牛七頭。羊四十一頭。羊皮一十二張。牛皮一張。毛氈四片。皮襖二襲。氈襖一襲。皮繩毛繩各四條。箭二枝。大率約麥力哥。及王把都馬一。牛五。羊七。已足九九罰服矣。是日犒勞從者。卽移寧夏。革捨刺乞炭市賞。頃之。上幸從兵尚書嚴

清議。詔釋卜刺俄大。令勿捕毛大。并皆得除罪也。始麥力哥爲恰台吉講和。于時扯力克之勢重。意頗偏恰台吉。而以米百袋。牛百頭私佐之。頃以扯力克命。獨先諸虜東還。得免於斧鉞。麥力於是識時務矣。克臭亦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弟也。始俺答時。臭與賓兔。逐牧甘州塞外水草。及款塞。授我指揮僉事。已輒復去。甲戌冬。俺答欲爲臭等請市甘肅。先期檄臭等。毋亂邊。制置使石茂華。以爲不可。乃議撫賞。而鄭洛則以爲哆羅部酋。旣開市雲中。復請我甘肅。胡爲者。於是賓兔好。謂克臭曰。若胡誘我。徒自疲耳。乃

大略諸村落亂甚。先是階州木竹坪番賊執我備守使范廷武。後乃贖以馬騾牛羊。及段布氈條衣服。諸什物得解免。以故番益驕橫。弗可制。乃復擊我三岔花背。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唯是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順義王急。是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咎宣大。且令俺答禁諭之。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人。豈人臣受職任事之忠。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一遇有倣。卽令俺答禁諭。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然後邊吏凜凜于明威。其明年三月。

克臭乃佐賓兔復請建寺。且開市。辭極恭順。我亦誠
勿捨番。臭等唯唯。敬如太師約。於是制置使邵光先
議開市。其十二月。遂開洪水扁都口市。已又開莊浪
岔口堡。鋒尖墩小市。語在賓兔傳。是後克臭子。我僧
大盜邊。與我師角。中流矢死。頃克臭以互市至。大與
我邊吏論。論欲贖死者命。語在扯力克傳。是年。按臣
董子行。念克臭丙兔居莽刺川久。而又加以抄胡兒
火落赤等。視爲奇貨。當復起。乃上書。請分固鎮兵以
備邊。與御史屠叔方意大略同。丁亥。正月。克臭以互
市還。畏生番。乃遣哈達子。請西寧兵送之。其明年四

月克臭引火落赤。逐牧河以南。寬漫水草。光先復令
順義王諭以東還。不然亦當歸西海。書去久不報。居
歲餘。庚寅秋。克臭大會火落赤。揣庫兒宛著台吉。大
黃台吉。及吉囊宰僧。惟正他卜囊。明暗台吉。阿赤兔
真相阿那失加阿那賓等。數萬騎。託言建寺。乃擁衆
大鈔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山之間。而時或出沒歸
德。捏工沙溝。及武勝馬營水柞。與夫老虎溝。水磨溝。
腦松林。李家庄。殺略通事人。火力赤。楊真。土人李松。
周思等。馬牛羊。二筭。於是河洮之間。紛紛又見告矣。
御史張天德以狀聞語。在火落赤傳。是年七月。偕

正工錄
扯力克冠我洮河。語在扯力克傳。其明年二月。克臬復引火落赤。可卜列潛居莽刺川西山。我總戎尤繼先提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五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亾筭。臬乃引衆逃。先是臬等吞食西番。西番有積怨于臬。以故哈六束哈六部等出番兵一百人。韓六韓完等出番兵五十人。誓滅此而後朝食。識者已知鼓番爲破虜奇筭矣。是歲克臬復連火酋馳加峪關。欲出我關。吏所不意。倉卒寇甘州。計未售。大都克臬碌碌。不過依丙兔而起。頃與火酋扯酋亂。始益强悍。然假諸番而強也。曩者抄胡兒。常遣切盡安兔等。

請死罪。我塞上。陳兵甚都。然後延使者入。會克臭以市事至。傍觀見兵威。大自惶懼。至變色易容。乃信克臭。蓋因人成事者也。

讚曰

關右豈非故三邊哉。然今非徒三邊也。自哆酋西牧。臭等窟居莽刺。而莽刺又爲一邊。余聞其下美水草。諸酋得恃以爲命。始事者議除燒荒之令。何哉。反言黃台吉。威正恰。我僧大。今安在。臭酋猶不凜凜耶。乃聞麥力東。還得保首領。則未嘗不爲西虜大息也。

火落赤列傳

火落赤亦哆羅土蠻把都兒黃白吉第也辛未春火落赤乃聞俺答稱臣奉貢弗思約束以徼惠於漢官而顧偕把都兒着力兔及綽羅哥黑探把都兒我綽兔阿卜害等二千餘騎馳山丹大泉止壁使古寨阿刺帳等十二人分道走一道走涼州謁臺御史楊錦一道走永昌謁御史劉堯卿皆稱引把力台吉綽力兔台吉大賓兔小賓兔欲入貢兩臺許從吉能入不然如必強我獨欲從甘肅入則恐虜酋不能爲表而况道遠行且疲于馬也夷使皆叩頭稱那顏所

言爲是我乃犒使布疋及酒食因遣通事人郭文禮楊忠與俱是時火曾志在出嘉峪關搶哈密款塞終非實意識者已知此酋異日必爲西陲患矣迺先遣五百騎從黃草溝迤南走以觀我師進退我師果出郊接虜戰火落赤躬帥百餘騎前曰吾無犯塞意也塞上奈何不予重賞而又禁我毋西略則豈欲我等饑餓死乎乃擁二千騎從紅山觀音中渠小沙渠湖馳西店子略西番刺爾卽等族已略日羔刺真帖木兒諸族馬牛羊真帖木兒疾力戰斬虜首二級虜卽返黃草壩休舍旦日虜皆馳紅泉我師尾虜至東樂

堡迤西山羊舖而火落赤把都兒則帥二百騎從壕頭過邊接我通事人王名幸爲我告太師亟予我酒食我迺去先是明詔詔各邊共結和好以全大信以故都護竟下令擊牛酒以犒火酋火酋乃走板橋堡野豬灣湖止壁居一二日始透高臺鎮夷水磨湖而會我師先已燒荒乏草弗可居亟由三尖海子鹽池雙井兒臨水中渠走肅州迤北譚家堡然後過煖泉堡清水河馬營溝冉冉馳倉兒湖新城透加峪關已迺從水關出塞透大草灘然火酋雖倔強乎猶奉我將軍令漢使亦日夜趨虜行虜馳無敢後也其明

年二月。火落赤復從涼、永、山、丹，直走肅州。我塞上恐虜走故道，乃東備寧遠，西備山丹、洪水。諸當路塞，是時切盡黃台吉。亦假道西搶，語在切盡黃台吉傳。久之，阿赤兔又引切盡黃台吉、火落赤等八千餘騎，馳武勝堡。堡吏李崇勳阻之，阿赤兔好謂勳曰：將軍亦嘗聞搶番者乎？今西番從黑松來，搶我胡中馬牛，及漢所予金帛，殆盡。我安能須臾自緩，亟奪關而去。直擣西山外邊，諸番亦先據險，以奇兵伏林中。虜騎至，伏兵從林中起，發弓矢，虜人馬不及避，半中流矢，疾馳而虜又弗得地勢，無可遮避，迺返。馬營溝，虜已餓。

三日餘矣。阿赤鬼疑通事人洩之。令番得以蚤備。怨甚。迺告塞吏。亟欲索牛酒。御史韓應庚見番虜皆由內地相仇殺。爲必報之仇。我弗可以威阻。虜又弗能解甲還勢。且久牧擾我塞上。數數然矣。迺上書請備邊益嚴。時萬曆癸未也。而給諫蕭彥御史屠叔方皆後先行邊。所上邊計多弗載。是歲火酋請得涼州賣馬。至百餘匹。居二三年。丙戌。火落赤爲抄胡兒請犯石碛口罪。罰馬牛羊各有數。其六月。哆羅土蠻擁衆屯南山。與火落赤議以略黃毛爲務。所至縣道。燕勞如禮。其七月。果與抄胡兒等殺略番土人民。馬牛羊

亡算語在哆羅土蠻及抄胡兒傳其八月阿榜台吉
法當市而以從世父火落赤故未及與是時南山及
野馬川胡騎塞道煙塵不絕聲言搶番槍瓦刺大都
志在諸番而瓦刺特寓言耳頃之遂與抄胡兒等刑
白馬以祭旂壽決策從石涯馳西寧已廼從碾伯水
磨溝勝番溝大鈔生番白和尚等族於是以所略爲
營段家灣且日從哈喇只溝而還先是分巡使玠太
僕卿孔修使使馳告火酋令其從洪水扁都口出竟
直走赤斤河毋得擾我內道然火酋則非復曩者事
也竟入內多所殺略語在抄胡兒傳其明年二月火

落赤抄胡兒。復引海虜。且且台吉。渡河而南。制置使光先。移備兵使石櫛。亟遣官通事白闡兒。曉譬火酋。以禍福。誠毋鈔洮河。而會火酋首領班隆等。在把尔谷台吉營。於是總戎劉承嗣。遣副千戶李福保。及通事人段因大。胡祿。火力赤。而遊擊將軍王鐵塊。亦遣通事人楊計保。大阿都只。乘馬六匹。并皆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思哥密。生番板的阿爾貢。且朵爾加黑巴。且答巴等百餘騎。執四人殺之。它得逃。而塞上猶未之知也。居亡何。白闡兒還自胡中。問福保等安在。白闡兒具言。往返未接對也。塞上疑此人。必死於虜手。

廼遣通事人蘆伏偕小阿都只往問之。僅遺枯骨道上。皆指以爲胡祿。歸而白於備兵使。檳曰：奈何妄指枯骨。而云胡祿乎。乃問諸火酋。火酋對曰：我嘗見思哥密服漢人皮襖。顛李福保者。此爲思哥密所殺。當無疑。檳又曰：奈何妄稱人衣。而云福保衣乎。蓋恐虜酋假手於我。而因得以蠶食諸番。以故弗信。虜酋言而適番人板的失加來歸降。始得思哥密殺我官通狀。先是思哥密鹵我居人趙家保人畜。家保居帳中。目擊之。檳廼亟遣官通馬仲。得哈尔力。趙奔牙等。分道而馳。黃河。憇麻兒崖之間。視死者骸骨。則大荒。

以外林禽野犬走者如雲安在其爲屍骸也塞吏於是相與歎曰福保等骸骨弗可復歸矣乃遣番僧趨獻首發難者而生番乃堅約不從漢使者言制置使光先益大怒以爲此福自歛寒以來所不見者乃請比癸未時南番逮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福保等則有宣大官通楊亮例可比於是議贈福保勲階以爲死王事者勸其四月火落赤帥部酋掘邊埔堡吏匿不以告其六月我僧大盜邊中流矢死火落赤奪其骸骨焚之而去居亡何火酋迺以番文索我築城修寺然後請罷兵邊吏堅不可以爲先年築城爲

優俺答。今弗可引以爲比。且修寺禮佛。虜得藉口以蹂踐我內地也。其六月順義王扯力克及三娘子趨麥力哥東歸。獨反言黃台吉黑勞赤台吉竟不從黑勞赤。蓋我所稱火落赤也。先是抄胡兒火落赤威正三部並以迎佛西來。久弗歸。而僅歸其一部。今二部仇瓦捨番虔劉我民。歲無寧日。以故御史左丞魏時亮上書慮之甚悉。是月西寧備兵使萬世德遣通事人魏文禮馳西海仰華寺。訶虜互市。會有反言黃台吉之難。火酋不與俱往。幸保首領。於是以收生番爲務。得刺卜兒之衆固千餘矣。而制置使郃光先臺御

史曹子登恐番虜合勢益不可支計剪滅其羽翼羽
翼成而西事岌岌矣其九月火酋馳西寧境上先是
紅帽生番祁李二氏最慄悍夙不欲從虜虜亦恨其
盜馬之仇服屬中國酋欲收以爲部亡從也是時火
酋聲取祁李及昂藏班撒手信而道路紛紛言火酋
已得紅番矣子登故知諸番視祁李爲鄉背祁李去
後從者益盛乃下令令紅番毋從火酋敢不如令者
以黑松莊浪兵往正之於是火酋以未收紅番爲辭
退遁西海頃之火酋趨涅左而紅番且令尔加刺卜
兒果引諸虜從邊外思哥密族出思打壩破遂入寄

彥才溝奪祁家西番祁和尚牛羊三千餘頭略三人
殺二人傷七人我裨將陳治剛提兵數十人馳水草
溝鏖虜虜殺我軍二人傷居民楊天恩梁計先等七
人傷兵卒異逢吉我亦射三虜皆死之奪其馬騾而
還後以兵寡亡援虜乃得走捏尔朶硤已還本溝撒
尔灣紅崖寺郎池秋池復走南川略田家寨馬牛羊
大率五六百頭執居民李均兒童男徐黃子受保子
遂從扁道溝出境而會我援兵至皆追亡逐北劍斬
刺上兒傳首寨上奪獲夷帽皮襖及靴撒袋弓矢各
有數然火酋亦畏我塞上罰治乃謬爲恭順及接見

漢使則曰紅帽旁近邊而與熟番漢人相善今以負馬牛故致有今日若與虜無與也者刺卜兒素非心從火首而一日盜虜馬遊擊王鐵塊遂乘機奪其肥壯馬怨是以引火酋深入寇語在御史楊有仁疏初火酋破滅多思反星吉倉二族甚亡辜子登以爲諸番當有兔死狐悲意且協守魯光祖所提土兵又皆勇敢士登因得用爲計畫其七月火酋使使者脫谷大博思痛等送反言黃台吉喪其十月與莊禿賴反牙乞等大鈔我西寧諸寨堡語在莊禿賴傳其明年四月火酋憤黃毛執慌忽兒慌忽兒逃還於是大會

諸虜報之。乃分置家室。而抄胡兒。青把都兒。把漢喇
叭。置居山。其牙赤。置居加峪。關皆外邊。而火酋以
叅將馬應時故。自邊內尖海子。請置水塘。曰。願那顏
爲我問視之。且吾所徵順義吉囊。及恭谷兒台吉。把
都兒台吉。青把都兒。若賽兵。已旦莫發矣。今吾先遣
矮卜哥恰。提兵二千人。出肅州。卜隆吉河。視水草。行
有日。頃之。抄把六酋。亦先以精兵三百騎至。及從風
營大泉中分營。而以一營馳山前。一營馳山後。與火
酋合兵。並至關西。使巡邊夷俄。再賴來告。我迺犒勞
酒食而去。先是應時以夷僧爲譯者。僞造臺臣符篆。

驚胡中有死罪。而以教酋婦習番字功。微遣人求救。於順義王。順義王致書臺臣。得因火落赤請救。遂挾去。自是之後。應時出人虜帳。漸至今官。以故火酋恃以爲恩。後迫使命。稍移臨邊新城。迺謂時曰。我有德於若。若奈何忘我乎。春退而治賞賚。親詣新城邊下。於是請增撫賞。費凡七十金。而又以賞物不潔。榜掠千戶周繼祖。及執事者。皆數十。然後命蒼頭軍走馬相戲。以爲虜歡。虜果歡。復請市。而會回夷莫明等三十人至。春令與火酋市。市馬百匹。牛羊千頭。已賓兔妻及其子額成。格子塔他卜囊首領。打賴恰着力兔。

反牙赤使者必邪氣威正邦什又至。已火落赤阿榜台吉。使者拜要台吉又至。皆索我賞賚。威正邦什曰。吾欲從鎮羌關門。馳海腦。拜要曰。吾欲從山後。馳紅崖。聲欲搶黃毛。黃毛兵在頸矣。而御史徐大化劾奏。馬應時大都以回虜不可合。使火酋得執爲故事。且瓦刺在回夷哈密之北。進則慮回之覘知。退則懼回之襲其後。以故虜不敢入瓦刺。我其以漁人收蚌蟪乎。乃其機則係於回。回藉中國以自庇。今遲回虜互市。虜將視回爲外府。稍不如意。勢且伐之。回計亡聊。必折而臣於虜。回虜既合。則虜無藩籬之阻。可以高

居哈密。直擣瓦刺。毋論能收瓦刺與否。虜卽與瓦刺
解構。將奈肅州何哉。後兵尚書王一鶚亦請曰。始火
酋偕阿榜台吉之請。收我水塘也。其說爲備。莊酋甚
哀。此固會收水草。而實假我以誇胡衆。且得倚之內
擾。異日又據以爲巢。此不可不知也。其明年十月。火
酋爲瓦刺。它卜囊請罰治。久不報。是時御史崔景榮
以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迺上書言。捏工。故河州外
境也。與威正等之水塘。皆宜嚴爲禁。其明年二月。臨
洮。天鼓鳴如雷。其四月。固原地震。火酋志在洮河。及
擁衆馳歸德。所計欲挾歸德。移捏工川。而會真相台。

吉亦欲爭得之。亟遣其子揣庫兒等三十餘騎采大木十圍以上。將萬餘本。置杓牙卜以埃興工。於是制置使梅友松。臺御史趙可懷。以爲逼近西寧。會議河洮之虜。自丙兔及克臭等。逐牧鱗刺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捏工。勢將滋蔓。蔓難圖矣。廼決策募番兵。前是阿力族酋長桑節省所生十三子。爲虜。滅其二子。今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請收番以驅虜。是或一道也。頃之給諫薛三才上書。陳邊計。略引世廟齋居決事。慮亡不在邊。每邊書至。輒出御札。問計帷幄大臣。一日至三四下。而其甚者。則召至後

苑面議意在請上重邊務也。然上已從大司馬議發馬價十萬以佐甘肅之急。蓋自火落赤搃庫兒及宛著台吉、大黃台吉、吉囊、宰僧、惟正、他卜囊明、暗台吉、阿赤兔、真相台吉、克臭、阿邦失加、阿邦賓、賓兔、妻男等起，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涼州以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鹵我歸德、捏工、沙溝，而使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柞，而使莊浪不寧，或衝我老虎溝、紅崖子、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而使西寧爲魚肉，頃之虜騎散走，靠羊撒道，逢洛巴族數人自洮州還，執而殺之，已廼帥酋長威正台吉擺

彥哈南刺扎等四千餘騎從松山官洛大川入口。乃引衆鈔自舊洮州古尔占堡至熟番三若族。凡三十餘里。馬牛羊皆闕匿堡中。虜廼急攻堡曰。若不出馬牛羊。吾攻若堡也。因乘風舉火。焚燒三若族。而備守使高崇謙趙魁從城上發火砲火箭如雨而下。擊虜虜退而止。壁山坡。於是副總戎李聯芳提兵一千六百九十人。馳土門堡。裨將李寵丁文臣提兵七百二十六人。馳火煙口。虜方略我清泥河。牛羊二百有餘頭。而我兩將軍合兵而前。乃並馳沙巴兒山頂。是時虜已分兩道走。而老營伏包家大頂。以待我師。我師

亦復分營而屬孫將軍繼祖李將軍寵丁將軍文臣。周將軍輔賀將軍汝登包將軍繼賢提兵七百二十有六人爲中將軍趨千麻舊墩山口。高將軍崇謙提兵二百八十七人爲左將軍趨千麻杓山口。李將軍聯芳韓將軍啓太譚將軍賓郎將軍應地提兵九百六十四人爲右將軍趨包家大頂頂以上有煙墩一座三面皆漫坡而獨南面不二十步爲陡崖深溝豈右將軍死所乎。群虜望見右將軍從漫坡冉冉而上出零騎誘我師。我師見爲虜寡呼蒼頭軍拜言鬼等糜虜虜迺從溝中僮倅起衝我鋒甚銳。我兵中斷首

尾不相接。李將軍聯芳急下馬呼三軍。三軍皆不下馬。還視虜。虜已陳兵而前。我師四面走。聯芳與兵士楊孟夏等十餘人。獨中立奮死。發乘矢。所擊殺甚多。顧矢盡力疲。亡可奈何。然足不移寸步。勇矣。虜酋鵝兒竟舞刀。砍右將軍聯芳。及啓太。及賓。及應圯。及兵士孟勇等。大率一百一十二人。重輕傷凡三十八人。奪馬佗駝凡六百九十三頭。盔甲及槍砲諸什物。亡算。是時我兵奔北。獨南面者多。不及追。然自相蹂踐。墜崖谷死者。十有六七已。左將軍戰於舊墩。左將軍又敗。已中將軍戰於麻杓。中將軍又敗。計番人包完。

上番和尚馬牛羊被鹵者亦皆以百數而火鹵迺揚揚擁衆還捏工川也於是御史崔景榮請薄責順義王令縛獻火鹵而議者以爲不宜令虜合也嘉靖中合於宣大則宣大危萬曆初合于遼東則遼東危今合於甘固則甘固危乃劾奏當事諸邊吏而府丞李禎因以書請祛四弊行六術而歸重於二策御史張天德亦欲聯屬番族以樹藩籬語皆在奏疏是後給諫張希臯薛三才鍾羽正孟養浩張應登張貞觀徐桓御史周孔教樊玉衡皆後先上書或請募河南山東勇敢士或請革火鹵市賞或請主戰或請繩扯力

克以主謀法。或請追論始禍者。曩時西寧之變。扯酋猶可諉曰遠不及知。今者躬馳塞上。而况火酋每入寇。則多扯力克部夷。誠無辭於塞吏之間矣。其七月。扯力克至河西。傳檄火酋欲詣莽刺川。而火酋廼率輕騎迎於道。遂引扯酋萬餘騎從綽遜口。馳控工川。而扯力克亦欲大鈔我河洮松茂。而火酋真相皆熟習洮岷者。願爲先鋒。蟻聚蠶撥。得隴望蜀。於是制置使梅友松請拜土官指揮魯光祖爲遊擊將軍。提兵一千人援西寧。而以弟光國諫之。從李禎議也。其八月。火酋寇河州。虜藏上寺灘。以先期有戒。秋毫亡犯。

然我兵壁寧哈刺耳記。及老鴨烏龍莫泥葱花嶺諸要道。未嘗須臾不戒嚴也。而火酋乃糾扯力克。及真相台吉。竟從寧哈刺耳記。入河州迤東。索我鱗段金銀。然邊吏奉有明詔。革扯酋市賞矣。乃竟攻我河州。臨洮語在扯力克傳。上又不惜帑金數十萬。

特簡制置使。而召輔臣面議邊事。已大會公卿庭中。舉將材。邊無遺畫。而大學士王錫爵亦言邊事。與古相反者一。况火酋一枝顯然逆天自棄。斷斷不可收拾。書多弗載。而給諫張希臯。御史秦大夔。張應揚。李本固。邵以仁。皆以書奏。豈皆非金規石畫哉。亡何切

盡妣吉。又見告矣。謂扯酋與火酋會謀。欲大鈔我耳。州時扯酋能不及俺答。而卜失兔。又不及老吉能。徒以火落赤鴟張狼蹏。陰陽其間。安在不旦夕亂也。是月也。上從兵尚書王一鶚議。贈李聯芳都督同知。罰劉承嗣。高崇謙以下。有差。其九月。給諫張棟劾督臣梅友松。臺臣趙可懷。奏報未當狀。大都按虜騎二萬。而云六萬。且虜往來。乳寺堡。馬家灘。景古城。大率二十四日。洮岷之間。死人如麻。而云絕無搶掠。生獲一人。射酋長二人。斬首四十級。而云魏虜受挫。不爲不多。獨不念李芳等六將軍。皆相率陣亡乎。先是周

御史孔教劾始釀禍者乃奪故制置使光先恩蔭。而
調臺臣李廷儀頃之。科臣恐啓後人畏事趨避不前。
迺復以書奏。後竟調南。然始事者惴惴矣。居有頃。廷
儀亦上書。陳扯酋及火酋事。其略曰。虜王奉 詔西

牧。非私行也。以馬羸棲遲南山。又盡非內地也。卽請

市請賞。而第以一使者來。又非虜王內擾也。部酋卽

間存以爲我師。不無罰治。又盡非南當也。顧聞之閣

臣。及部臣科臣。而未敢仰歷 宵旰。故臺臣未之知

耳。且李魁之敗於瓦剌也。僉事臣萬世德許火酋以

爵賞。令其講處。非以夷攻夷之法乎。後果許獻我反

虜四人與盛甲馬驢動以百數。而會光先物故。迺爾中止。自臣到官管事。頗聞火酋索手信。希爵賞。業已有嚴禁。今西寧之事。乃不自悔。曰。將卒失在窮追。而奈何以爲甘肅貽之乎。臣聞未款之先。亦不刺爲河西患。俺答吉囊諸酋。亦圖瓦刺搶西番。虔劉我內地矣。况頃者批酋向番索信。亦率俺答故事。而皆謂今日始之可乎哉。臣誠愚戇。不識大計。終願從督臣梅友松更訂要約之說。惟陛下財察已。督臣友松亦劾秦叅將鄧鳳不法狀。始景古城之戰。臣所徵者。莊浪兵耳。而鳳迺請往。因列爲三營。總戎劉承嗣。李芳。

爲一營。營東山。鄧鳳爲一營。營西山。遊擊孟孝臣。郭有光爲一營。營居中。鳳陰携着力兎部虜四人內質。故鳳敢爲前列。然不使衆聞有質虜也。迺召嗣嗣至西山。則虜形已露。亟欲徵東山軍合營。鳳謂此火酋來獻我人口。無故而移壁。徒爲虜所姍笑。於是趨孝臣請虜營論事。行不至二十步。虜皆披甲鼓噪。嗣已知幸中虜計。卽呼孝臣還營。虜迺騎馬而前。衝我軍。我軍銃砲並發。斬首二級。虜復下馬伏地。步衝李芳營。亂戰。傷承嗣盔甲。及戰馬。賴左右救得潰圍解免。然芳及何把總天衝。魏把總承勳。賀千總守義。李中

軍如玉國瑞死者凡二百四十有六人。執是以問鳳。鳳胡爲陰携質虜。及虜已發難而不赴救。其將何辭以對哉。書奏下戎部問狀。然與部使所列迥異矣。其十月蜀臺臣李尙思以扯首雖還而火酋尙牧捏工川。廼令天全六番播州諸土吏治兵以備虜。制置使洛亦請嚴爲禁。禁走故道。火落赤竟引吉囊那卜失兔。詣甘肅外邊。假故道居。有頃桑橫台吉從莽刺川遣阿赤兔引小酋羊羔兒卜撒馳邊外撒刺族視道路。行至寫常溝。逢番官韓恩。韓亦速。及偏將軍原進學。蒼頭原秉儒。薛梅。執之來獻。乃屬進學訊問。而

阿赤兔親真相台吉第桑橫台吉。妳母子也。在胡中
爲掌標把都兒。部兵三百人。常以月明時。隨桑橫台
吉。從虜王及火真。自大山入漢地。以搶略爲務。於是
以阿赤兔繫獄。故事。捕斬頭目首領。恰把都兒者。予
百金。迺賜韓恩冠帶。及百金。他皆犒以金錢。有差。先
是進學。遣通事人馬二秋。應雷等二十人。與乞台熟
番鎮兒吉等五人。微走捏工。視火酋。瞞其移帳。輒舉
火焚所運木。令不得建寺。適使者至。火酋果涉捏工
迤南桑腦兒等。急走杓牙卜。乘大風舉火。燒一日夜。
尺寸亡所遺。然則鼓番之効可知矣。於是復下令。令

諸番有能捕斬火落赤及真相台吉等酋長首級大者千金小者百金王內番王完卜乃言景古城和政驛事實擊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外番哈著加他兒察之果擊死董刺上巴恰麻泥巴失牙什愷牙囊必台失土巴恰把罕兔打爾罕巴失卜纏台都兒土加首領木兒節且令山頗魯巴兒史答土巴害巴都兒湯古巴都兒巴爾其他上囊竹爾歹恰禾禾歹巴都兒只來巴都兒皆批酋火酋頭目也巴廼出阿赤免庭中間狀言亦如之初督臣皆以幕府上功首虜迥異僅揭移閣部至是友松始以請上要亦諸將

校二十日。鋒鏑之交。六晝夜。霖雨之慘。死暴沙場。生者脫身萬死。功自不可沒也。其十一月。虜酋等由嘉峪關外邊西還。獨卜失兔等。擁衆掘我水泉邊壩。我師雲翔而起。追逐三十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九十五級。奪獲勅書。及坐纛四杆。威篋三隻。令箭九枝。帳房五十九頂。多金書。封冊佛像。密藏之物。馬驢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戎器連衣。酥酪肉塊。不可勝數。而卜失兔。丟力管。抄胡兒。亦中流矢幾死。皆奔走南山道。其十二月。制置使洛與臺臣趙可懷。移書甘肅臺。臣余之禎。以爲縣賞甚輕。大會替畫主事梁雲慶。少

卿王亮及僉事使萬世德郭宗賢副使朱正色叅政使胡希舜郎中胡應辰議迺請購火落赤視黃台吉購真相及瓦刺它卜囊鵝兒搯庫兒視兀慎擺腰我塞上始購俺答不惜伯爵及萬金黃台吉五千金爵以都指揮僉事兀慎擺腰三千金爵以指揮僉事皆世讓果爾卽胡中且當有擒生獻款者出况堂堂大漢豈無計安國李春白春王現之流復起乎當是之時火酋惟恐虜王東還勢益孤落數數往帳中聲言再寇洮河南搶松茂及噉喇求所以繫虜王者無所不至矣於是御史周盤上書以爲洮河之敗文武將

更後先解綬者幾二十人。而論者猶紛紛不已。寧不
使虜益驕。中國益輕邪。臣之愚計。莫若以扯酋放歸
於巢。而於火落赤。則明示以不赦。且請寬假歲月。聽
塞上選將練兵。便宜行事。廟堂之上。第垂拱以觀
厥成。毋事倉皇。毋煩論議。毋持宋事。輕詆欵貢之非。
毋引漢事。遽期出塞之效。書奏。下大司馬問狀。其
明年正月。遊擊劉天俸。獄中上書。獻火技。請破虜。
上有詔。詔臨淮侯李言。恭戎政。尙書張國彥。驗問。迺
令家屬劉禮。運火磚火雷。火砲火籠。火箭。赴演武所
閱視。果如所言。於是減天俸罪。適邊。庶得立功。是月

火落赤。揣庫兒。真相等。聞塞上精兵十萬。聲欲擣二川。迺乘冰堅。渡黃河。馳迤北走。獨遺酋長可卜列。宗塔兒。鵝兒等。四百人。逐牧鱗刺川南山。南山。卽石門大山口。乃烏思藏門戶也。然番人之欲報虜者。可乘而起。又當我七鎮精兵。雲翔而至。於是河州鼓順邊外。番長哈六束。哈六卜。果引銳番一百人。韓六韓完等。引五十人。及乞台諸番。大率八百人。而與我劉將軍承嗣。原將軍進學。吳將軍顯合兵。先遣番人哈奔滅偵虜。然後進兵。深入鱗刺川南山。凡七百餘里。鵝兒等。僥倖。不虞大兵至。亟披甲上馬。接戰。我師殊疾。

力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五十五級，奪獲盔甲
弓矢亡算。生獲可卜列、姪拜巴爾的等一十二人，拜
巴爾的故從威正恰鵝兒入洮州，殺我李聯芳者。塞
吏聞而大喜，凱歌而還。虜廼以百騎尾其後，巴師次
撒川，虜見山峻拒險，知我有備，盡反踵走，而所過保
安撒喇諸道番人皆執我白旂，舉手加額，稱愉快曰：
將軍爲我驅除虎狼，得毋勞苦乎？敢以牛酒犒從者。
其二月，火酋復遣拜腰他、不郎等十二騎馳沙溝視
道里，我師鏖戰，煖泉溝斬敗之，斬首虜三級，拜腰他
不浪卽哈探把都也。其三月，火酋以虜王旣西還，而

卜失免。又新敗北。勢孤。乃率真相等。鼠竄二川。是時
火真還巢。順義王回塞。火酋諸部落。舉見携貳。內外
帖然。而說者恐海上遠徙。於宣大且不便。此說皆虛
謬也。藉非不他。失禮易王之說。使之落膽。則扯酋海
上。肯并其諸番。而遂棄乎。給諫張應登。乃上書。請厚
賚諸番。金茶粟帛。以勵之。先是。制置使洛。見諸番頗
附虜。招徠益力。於是生番。復自虜歸漢。自稱願爲屬
番。亦旣四十餘族。合之凡三萬人。給以白旂。割付。令
其趕馬殺賊。而諸番皆大喜踴躍。人人以殺虜自期。
許居亡何。賓免妻。還我紅帽西番。課爾羅漢等。十四

圜此皆從賓兔十餘年者。而武勝堡馬其撒卜尔加等七族。又相率請歸降者二千人。給諫張應登乃上書陳四大計。其一亦爲收番族也。是時議者欲築洛口山寨。而土吏楊受獨以爲鐵纏山寨。故番地請築堡屯番。登信以爲可許。它若葱山嶺。雙池嶺。龍洞山。皆在絕頂。弗可以興築。宜建柴塘。而加以狼糞煙灶。因爲房二所。以居番首。令哨兵監之。至建堡。則請於綽遜口。一旦有警。則直自番地以達青海。豈不善乎。自後御史李本固深疑於甘涼諸番。以昔爲虜鄉道。今忽爲我藩籬也。是月涼州白虹貫日。天鼓晝鳴。瓦

獸吐青黑氣上衝於天。又三月。扯酋以書復制置使洛。自言河洮之後。釁非自我。而恐太師以爲媢言。迺遣不浪二人。鑿刀說誓。以明其無他腸。雖然。火落赤實我部夷也。我何敢背大師之明約。而諉之哉。亟當大會諸酋長。以我夷法論之。其六月。給諫張棟行邊。見爲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旂。或請由扁都。或請由川底。結轍於道。火酋尚藉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迺上書言虜情變詐。上幸念甘肅先後發馬價三十萬。有奇。今所費幾盡。以故爲兵餉計甚備。是月制置使洛以論者如蝟毛而起。上書論不深入。故書多。

不載。居亡何。火酋使阿反巴等四人馳河州。詞我塞
邏卒如虎。遂捕阿反巴來獻。其七月。西寧謀者。又言
火酋與大成妣吉。爭奪紅帽。西番尙巢海腦。會苗兵
二千人。自治芻芟。願從蒼頭軍。效力於虜。故臺御史
葉夢熊。欲征兩川。而洛欲征青海。顧恐羌虜狀貌。不
甚殊絕。軍行不無波及生番。先期奏。上請以保生
番爲誠。頃之。御史王有功上書。極言虜不可信。而給
諫王德完言。二妬未除。語在邸狀。然自扯酋歸。而火
酋遁西海。與邊去遠矣。其八月。僧番阿尔力言。火酋
與吉能克臭。把凌台吉。永邵卜。明愛台吉。聲欲馳嘉

峪關寇我甘州。於是臺御史魏學曾言虜以老小還巢。恐以精兵出我不意。倘至嘉峪與火酋會。亦法中詭道。未可知也。乃提兵備靖虜蘭州。而以書請居亡何。給諫張棟言番兵不足恃。今官洛烏藏番兵。故楊咎二族所統。迺散處毳幕。與我兵若無干涉。其議與太僕丞徐琰同。其九月。虜王以索賞不如意。聲欲反。兵以要我時。火酋鼠竄西海。學曾迺從行間。上。亦白囊請兵。其十一月。火酋移帳亦思木川。其下西北通高臺。東南通歸德。主計者急河洮。然虜王則決策東還矣。火酋反覆爲亂。則以兵從事。平。或請款以嘗。

我不能旦夕解甲也。明年四月，哮拜發難，火酋廼聞着方鬼方在金貴堡，而剪詛氣張蓋等，又佐兵，遂偕鐵雷莊禿賴捨達大等計欲馳寧夏，廼分道走舊安邊磚井堡，先鈔黃婦然後與哮酋合兵。御史孫鏞按備兵使楊時寧檄以奏。其六月，火酋土味鐵雷帥二千騎從定邊深入巖子柳門兒羊圈兒，我師鏖戰於沙湃，虜騎遂往南馳。語在哮拜傳。其明年三月，永邵卜悔禍大將軍令獻火酋得除罪。國家殊不惜五千金及龍虎將軍秩，購火酋頭急也。御史劉芳與請於上，幸報可。亡何，火酋亦令真牙等來款。其八月，

御史方元彥言火酋求款未足。憑請增兵餉。其十一月。永邵卜與火酋復結歡。然火酋亦何當於漢乎。丙申春。臺御史呂珂請於河歸之南。捏工之北。推擇強番。授以世職。俾得以圖虜。其二月。火酋渡河而北。乃遣其子揣庫兒偕真相挾諸番移帳。我師挑戰。斬首虜七級。生獲板勝恰阿蘭反二人。其六月。火酋從永邵卜復起。聲言欲報夙怨。是時永酋不能忘西寧。猶火酋不能忘河州也。乃引精兵千餘。寇我蔡旂堡。我師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十八級。虜乃從金硤口分道走。一道走景古城。一道走古濠。一道走果藏崖。頃之。

火落赤請假道歸套。臺御史田樂。迺因驛騎以聞。事下大司馬。大司馬以爲。如果道川底。則宜任其所之。不然。必欲從鎮羌。則當路塞。不可不陰爲備也。其八月。火酋竟從乞台走故道。而謀者。則又以牛心山。麻古灘。亂石灘。金峽口。諸零騎。紛紛見告矣。給諫徐成楚上書。部使任萬化。疏順義王。復欲寇我洮河。今其首領阿賴等。十餘騎。在着力兔營。九合大娘子。及阿赤兔。尔成革麻吉等也。久之。火酋移帳往腦地。去歸德可十二日。去洮河可八日。始啣拜。率通事人鑿虜。幸射死打兒漢。傷鐵雷。而獨火落赤得逃走。悔此

時不及授首。迺貽禍至今未已也。

讚曰

佐鬪者傷。然扯酋之寇我洮河。永酋之入我嘉峪關。呼拜之鈔我寧夏。豈非火酋佐之哉。何以得晏然清海也。番夷之焚積木。迺令虜不得建寺。此可謂番兵亡益乎。又聞火真遠遜。兩川無虜。惜乎仰華寺之無以焚也。黠哉乎。火酋時畔時款。一日不死。西三邊終未安也。

擺腰把都兒兀慎打兒漢列傳

擺腰把都兒擺腰阿不孩子也。所居在野馬川。鴿子堂對天城陽和。去邊可二百餘里。隆慶中。俺荅寇我石州。與擺腰兀慎而起。時土蠻及襖兒都司。五合六聚。甚屈強控弦之士以二千數。往來哈喇間。後與黃台吉等分道。志在鈔我雲中邊。頃之入我弘賜堡邊。直薄鎮城。索降者。臺御史方逢時以倣。聞是歲隆慶庚午也。其明年貢市成。授我指揮僉事。秩居歲餘。黃台吉與諸部不相能。復立守口市。以撫擺腰兀慎。捨力克。五路把林諸酋。時黃台吉所部曰東哨大成。

所部曰西哨。此其一大枝也。而擺腰兀慎及五路把林。又分爲四小枝。入貢有賞。入市有燕。羈縻之隆。何殷殷也。我譯者叢文光。且莫訓以忠孝。經擺酋猶遵約束。歲市如初。後丁丑。俺荅西行。擺腰輒與俱。既還。久之。俺荅爲擺腰兀慎請異。詔可之。其癸未冬。擺腰爲三娘子恰台吉講和。竟未成去。明年冬。部夷瓦失戶等盜我瓦窯口。阿的庫等盜我柴溝堡。塞上從此多事矣。已兀慎爭草地。兄弟二人不相容。益鈔邊。明年旱。赤地千里。擺腰迺合諸部三千餘騎。盜我新平邊。以饑故罪可原也。故偏將軍管一方。李承祿。

許以撫賞拊循而去。頃之，諸酋復帶甲掘邊牆。我軍
疾力戰，殺傷大相當。而擺腰朝台吉亦引六百餘騎
馳關市下，挾我大賞會莫關吏，令退舍。夜半窺牆隙，
以八十餘騎直走南山。東山背略鄉民李通牛七十
羊二百，馬十餘騎出邊。旦日復帥二百餘騎環關市
而立，它皆聚二十一墩。大言必賞至，然後去。於是臺
御史鄧林喬遣通事人師國勲至守口市，曉譬擺酋。
迺待命贖門外。國勲迺道臺御史意，擺酋自言：吾以
行獵至此，索賞非有它腸。叅將弗禮我，反縱其軍傷
我部夷甚衆。我輩以此紛紛請贖命，今奉太師命當

走工乃金
二〇 摺用者身及後
四二
走榆林舊巢。語畢果引其衆而去。還所略馬牛羊。於是御史王之棟及林道楠。後先劾奏將吏管一方等。匿不以聞。詔下御史逮問。罰李承祿俸。凡三月。御史又以檄諭順義王。請得罰治。如罰恰不慎也。擺腰把都兒生四子。長速木兒合吉。次冷克木台吉。它弗可考。

兀慎打兒漢台吉。兀慎。不孩子也。所逐牧。與擺腰同。間至葫蘆海子。控弦之士不及千數。莊皇帝辛未貢市成。兀慎得授我千戶秩。已遷指揮同知。先是俺荅寇新州。擺腰兀慎輩實左右之。給諫溫純案臺

御史王遵奏請備邊。已俺荅擁衆索把漢孫。而兀慎等乘隙鈔我弘賜堡有狀。慎已著名塞上矣。其七月赴新平市與黃台吉擺腰同市。其明年秋兀慎擺腰等與黃酋有隙請改市守口幸報可。癸酉改元。四夷亡不結離來王而給諫蔡汝賢猶聞兀慎堵刺兒尙干我塞頃之。兀慎竟入貢如初。詔優勞之。是後貢市不乏。戊寅俺荅西行留兀慎主市事。兀慎曰我不敢誤乃公事也。獨庚寅之役以三月至市口。歲杪然後請入市。殊鴛鴦豈諸部酋主使乎。不然何比年入盜我陽和及鎮川西陽河邊。非兀慎部酋五奴谷

把失補兒害的力圪大麻大小兒合。則妹夫襖不害。
倘不浪。部酋我交哭參大兒也。兀慎。又名打兒漢。台
吉。又名打兒漢那顏。又名河兒汗那言。

讚曰

擺腰把都兒。始奉冠帶。備保塞吏。抑何恭也。與黃酋
爭衡。娶挾市賞。漸倨。又考兀慎擺腰。爭地後。亡它狀。
豈碌碌因人成事者與。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始把
漢孫之降。以捨兔金女。捨兔金。故兀慎部夷也。論款
功者。豈獨俺答哉。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

翰林院添註待詔翟九思

東三邊

土蠻列傳上

土蠻打來孫長男也。所部皆朵顏、鱗、惠、伯、戶、鵝、毛、壯、兔等。控弦之士六萬。最精壯。嘉靖中移徙黃河北。常引速把亥入海蓋開原。頃之大會矮塔必兀魯台。周十餘萬騎。祭旂纛。聲欲入河東廣寧。後從長勇堡。靜遠堡入。殺略瀋陽。迤南遼陽。迤北。於是大將軍楊照擁兵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三十餘級。是歲嘉靖三十

八年也。其明年冬，虜騎皆牧馬凌河聲，欲入錦義。時遊擊將軍徐九齡馳廣寧，張元禎馳閭陽，驛頃虜騎七八萬，復移鹺場去邊可十五里。楊照亟引兵捕伏。十三山驛，麇諸虜，諸虜迺從義州大康堡入邊，分爲二枝。一枝由張弼屯伊家谷，走閭陽；一枝由達旦嶺，空中塔走十三山驛。我出士四千人，疾力戰，破之，斬首虜十級，奪獲馬二十二騎，頃之。從十三山驛，馳張弼屯，而以三百人備千家屯。屯中墻卑，兵少。又諸屯之衝也。諸虜果揚揚騎馬走張弼屯，照復轉戰，斬首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殺我軍丘祥一人，傷高用等。

三人。大相當虜。遂跳驅于家屯。以邊有備。乃引去。大會黑石炭。王文打來。土獐候河凍。略潘陽。奉集間。自是之後。土蠻部夷小四我羅赤。款塞請降。居亡何。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聚炒禿。直入界嶺口。冷口。桃林口。已從花兒營。略山海關。一片石。其明年。聲欲略薊鎮。燕河諸路。已秣馬黃佃子。竟從古城大墩空入。而莊皇帝卽位矣。其八月。虜騎十餘萬。欲略山海喜峰口。東西。迺先引三十餘騎。截我謀者。道路不通。頃虜騎皆馳脫力。莽罕聲欲入義院口。青山口。界嶺。是時俺谷入水冲。黃台吉擺

腰兀慎打兒漢等亦入龍門金家庄臺御史魏學曾
移壁山海關度虜由黑谷頭入塞隔絕灤河之東勢
必略未平以東山海以西遷灤昌樂之間不至數日
當遁逃矣於是御史王友賢給練歐陽一敬皆後先
上書恐諸虜合營勢益熾請備不虞其九月果分騎
入界嶺口分水嶺沙嶺兒黎樹空羅漢洞漢出兵大
戰數十合火炮矢石擊傷甚多虜皆咬指吐血扶傷
號泣會虜騎二三萬馳救盡炮棹梛葉填滿山巖復
循牆而進臺御史魏學曾卽帥叅將李成梁遊擊楊
騰李如楨東援寧夏副總戎楊貞山東叅將楊餘慶

大同遊擊戴椿張驛延綏遊擊張臣何遵化遊擊高仲安西援於是大兵至者四面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一百一十八級是夜虜從義院口花場谷孛子口折牆奔突出邊。旦日虜皆聚黨平山營。但山爲險。復擁精兵挑戰。殺傷相當。制置使劉燾度虜騎寧濡滯。志在敗我師。以保彼所鹵略。還歸。我須分途夾攻。然後虜勢分。虜勢分。然後收攻。旦夕也。迺使總戎李世忠王治道及裨將楊貞董一元錢勝等分諸軍爲三大路。鳴砲並鼓行而前。虜以一人執旂志先鋒。卽斲斬之。以狗虜勢漸披靡。漢兵勇氣益百倍。虜乃棄

旂鼓奔前，扒墻口走。殊逼迫，跌壓邊外壕塹者，不可勝數。餘黨得脫身走，走如蜚。我兵追奔至棒槌巖，虜將犇上山。我兵先登，虜不得上中道，且行且卻。漢兵四面起夾擊，虜大亂，自相蹂踐，傾跌下巖死者，亡筭。山巖溝澗數十丈，一時人馬充盈，先後斬首虜大率九百五十四級，奪獲橐佗馬牛羊器械以萬數。父老傳此谷巖之戰，功略不世出也。頃之，未平埋高尚仁，詣谷巖翻覈，得酋長首六級，餘多腐穢，不可近。割取馬耳三百六十四副，馬尾五百二十八縷，馬傾跌死者四千餘疋。日，漢使王道得，王隆䟽山谷，生得虜

二人劔斬一人。執一人，卸鎗至轅門。與之語，語不可通。曉召通事焦萬福譯之，自稱名兀素。故黃大吉部夷也。大吉聚兵阿母林，與土蠻把哈打喇罕塔他喇太主反。赤那顏俺只孛來等十餘萬趨出塞，往南走。啼哭行間，唯恐漢兵復擒，倖至。聞風響，鳥鳴，輒大聲哭叫，後邊追殺來了。以故兀素乘馬扒山，逃匿石巖中。漢使馳紅草溝往視之，虜騎果偃旂息鼓，揮淚還矣。是隆慶丁卯事也。其明年春，土蠻益怨怒，漢所殺損過甚，不自忍。於是大會西虜把都兒，期正月由界嶺義院口入，迺微使擦巖子，馳義院口視路，頃之使

夷使哈不禡至炒蠻營易糗糧。其四月聚兵老花。捨刺母林。聲欲略桃林口。是時把都兒辛愛伯彥奴兒修城。先是孛羅漢部夷阿羅頭兒。徃火郎務。具得其狀以告。語在給諫張鹵疏。其明年秋。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刺母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插漢腦兒。馳古北口。俺酋黃台吉。從腰帶馳獨石黃花鎮。皆有狀御史傅子益春。因郵置以聞。上詔薊遼制置使譚綸。宣大制置使王崇古。各要虛心奮力。其明年冬。八家寨夾河山城。葦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鎖落可赤。把其三。把兒太。甯公提等。從陽明臺入。是時速把亥。委正

抄花。好兒趣者兒得。聚羊場河。與土蠻未合。相攻殺。頃之。好兒趣與土蠻講和。并皆索者兒忒。及逞仰奴。養加奴。以爲有如者兒忒。亦講和。則請以大舉入漢塞。而會挈木。大小把都兒。亦聚兵。聲欲略前屯。於是土蠻中分。虜以其半大索者兒忒。以其半九合拏木。大皆入塞。先使精虜三百餘騎視路。已。虜騎皆入遼陽西北。去邊可一百餘里。與我軍相持。凡三月。臺御史張學顏。亟使副總戎趙完。馳遼陽。叅將郭承恩。馳虎皮驛。遊擊安熬。馳奉集堡。備禦裴承祖。馳鮑家屯。柯萬馳平虜堡。齊可馳一堵牆。而備兵使王之弼。監

軍郎中王念轉穀不乏絕居十何虜騎果從酒望墩
入。是時朱御史及臺御史皆壁清河。大將軍李成梁
請先石矢。於是令諸軍傳發。既行至卓山道。逢虜旂
鼓相望。虜度不可敵。皆驚畏。我趙完郭成恩攻其後。
朱良臣馬文龍攻其前虜首尾不暇顧。乘馬騰山穿
林。急走出邊。我兵乘勝追逐至虜巢。各以鉞砲四面
環攻。奪壘自日中至莫。勇氣益盛。擊破之。斬砲兒太
審公提等首。凡五百八十八級。奪獲馬六百餘騎。我
軍亡八人。傷三百。有二人。漢馬死二十二疋。明年春
土蠻盡還巢。其八月。土蠻部夷卜言兀炭正把都兒

惱毛大黑石炭滾兔董狐狸萬餘騎牧馬捨喇母林待土蠻聲欲窺我錦義寧前黑莊窠其九月虜披甲牽橐佗戴鉄木鈎杆直擣白塔谷堡戴家嶺分爲三營奔沙河驛一營馳迤西一營馳迤東一營馳雙墩舖叅將楊燮卽擁兵亂岡臺虜衝鋒漢以槍砲火箭擊殺甚衆頃遊擊李惟一至合營追逐雙墩舖虜復戰燮督我兵用弓矢火器戰車殊疾力虜不能敵盡走沙河驛先是千總李元善備禦葛景岳捕伏待諸虜虜至伏起并皆鏖戰自未至申不衰會大將軍李成梁叅將楊騰遊擊傅廷勳至合營虜乘鈎杆而去

其十月。土蠻復收仇夷好兒。趨以爲好兒。趨儻不可得。卽往略遼西。其十一月。漢謀視之。旣行至舊遼陽北河。去邊二百里矣。遙望見沙漠中。虜騎五六百。往來殷殷不絕。於是臺御史張學顏。大將軍李成梁。度此虜旣聚黨。必先入廣寧。迤東。亟使千總王九頁。潘燾。備鎮寧鎮遠。頃之。以羽檄徵裨將李國相。馬衛都。于志文。胡鷺。唐朴兵。合營。成梁欲先奪壘。以伐其謀。期初二日出邊。成梁冒雨雪。先鋒令襲虜。虜或覺。卽起火爲號。大兵接踵繼至。虜亦備。漢兵襲擊。皆列營。並上馬前。接戰。漢營烽火起。成梁急趨。兵應接。魚鱗。

而入大率增什三破之斬首捕虜凡二十二級奪獲馬二百有六騎。盛甲器械亡筭。我兵傷祖承順等一十三人。漢馬死八匹。是歲癸酉改元時也。明年三月土蠻與西虜黃台吉合兵聲欲略遼東。備禦使葛景岳即使通事歐陽清諭黃台吉。黃台吉迺云。察罕兒及花旦都督果有之。於是給諫張書奏虜勢。因言察罕兒卽土蠻也。其七月土蠻徵長兔至營中。皆以牧馬爲務。戒毋騎乘。先是捕漢兒聚襖伏。大會董狐狸。從毛挨兔往南走。聲爲炒蠻報怨。其十月土蠻黃台吉犯薊鎮。不得去寧前。寧前又不得去錦義。錦義又

不得去廣寧屏原其十一月與速把亥合瑛之虜騎
二萬。祥言略建州以示漢不備。與打刺罕略遼陽金
蓋而以灰正擁七千騎馳廣寧東西。其明年正月引
速把亥十餘萬騎馳遼陽西自虹螺山歷廣平山數
百里聯絡相望。其四月虜騎五萬持雜帛馬牛貂皮
往仰加奴新塞請婚王台。語在王台傳。頃之土蠻益
結連好兒。速把亥合二十餘萬。是時制置使劉應
節以轉遷當去官。與臺御史王一鶚張學顏大將軍
戚繼光楊四畏李成梁治兵馬嚴烽燧。其八月王台
使使送奉土蠻婦人二口。盈甲弓矢二副。貂二百皮。

段二百純。逞加奴。仰加奴。亦以貂皮一百。段一百。皆如土蠻禮。土蠻遂與諸虜約。約秋高。略錦義廣寧河。凍。略金復海蓋。御史郭思極得其狀。以請。其九月。土蠻果與黃太主合。太主等屯洽架秣力。刑馬祭旂纛。欲略廣寧。錦義寧前。是時堵刺兒上言。兔黃台吉亦欲略清細河。而速把亥炒花戒母以小略費大舉。其十一月。土蠻偕速把亥炒花以兒鄧。播勞漢二萬騎入錦義。未遂。於是聲欲略大小黑山高平。開原。鐵嶺。瀋陽。其明年正月。土蠻男卜言台周大會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及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兔拱

兔抄忽兒堵刺兒六萬餘騎馳廣寧。語在上言台周傳。其二月王杲引土蠻五萬騎執鈎杆略廣寧外邊。漢出兵追逐至屯。不喇哈會屬夷長昂亦帥四百餘騎略架砲所。給諫蔡汝賢廼以書請嚴武備。頃之上言台周從西北來。黑石炭從西來。速把亥從北來。聚黨七八萬。皆自虹螺山走遼陽。城聯絡不絕。西可入廣寧。錦義東可入遼瀋。甚岌岌然危也。大將軍李成梁提兵出遠塞。會風砂障天。寒甚。士卒墮指者什二三。以死地血戰。成梁麾兵衝虜營破之。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火器所擊傷亡筭。河東兵亦馳救。合營乘

勝殊疾力。斬首虜凡十九級。餘黨悉竄。其四月。土蠻偕黑石炭。益聚黨可兀。魯思太欲逐水草。居前屯衛。請比宣大開市。我其如約。不則吾以數十萬騎。略山海迤東。及開原迤西。漢烏柰我何。邊吏得之。太寧人幹多羅忽。朵顏人莽惠。有狀。制置使楊兆。具以實聞。是時廣寧右屯衛地震。有聲。從西北響。如雷。諸臺杆起。大火有光。而會賓兔欲開市於西。土蠻欲開市於東。給諫蔡汝賢奏。以爲必不可許。大司馬譚綸議亦如之。其五月中。貴人馮保。於會極門傳奉。聖諭。前報虜賊數十萬。欲犯遼東。前哨已到近邊。朕心日

夕懸慮。今經旬日。如何又聲息杳然。不知前賊果否入犯。該鎮有無失事。你部裏如何通不以聞。着從實說來。先是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聲欲略上谷。制置使楊兆奏察罕兒聲欲略漁陽臺。御史張學顏奏青把都大會察罕庄恰聚黨二十萬人。馳大寧舊城。聲欲犯遼陽。於是請發遼東入衛兵。及薊鎮硝黃鉛彈。詔從之。是時李成梁提兵壁大林河。會虜騎千餘。直擣塔山所。裨將秦得倚追逐。斬首三級。奪獲馬六十七騎。我兵傷二十六人。漢馬死者四騎。傷一十八騎。居有頃。上谷臺御史吳允使使者解宗堯及夷

使鉄寧往諭青把都。青把都言：「吾無犯漢意。我來爲欲略朱赤達子。」漢使迺告我曰：「欲絕我。」貢市攻我穹廬。柰何謂我爲亂於遼陽而賈利於上谷乎？於是相引趨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以實告，以爲今日爲漢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

上幸詔曰：「這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看來通無的據。止是傳聞將來，何以待敵？且暑月饑荒，無端爲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秋防猝有虜至，何以禦之？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亟圖戰守，日夕戒備。厚遣間諜，的探虜情。有警却宜持重安詳，示以

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有這等的國法不宥你。每職在本兵居中調度。亦要沉謀審筭。動中機宜。毋但依邊臣奏報之言。設爾處畫致乖舉措。致輕外夷。自後給諫蔡汝賢亦上書劾張學顏。大略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訛傳以冒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舡。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上從大司馬議。詔張學顏著策勵供職。其八月。土蠻飲馬哈刺母林頃之馳義哈腦兒聲欲

略遼陽。潘陽開原。會遼陽大水。流殺人民。於是走廣寧。錦義。其十一月。土蠻男卜言。台周姪黃台吉。及其部曲炒花。煖兔。拱兔。以兒鄧炒忽兒。堵刺兒。捨勞漢。反青。委正。速把亥。窺濼東。多所斬獲。語在炒花傳。其明年二月。土蠻讐言兀把都兒黑石炭。速把亥。五萬餘騎。飲馬遼河。聲欲擊開原馬市。以報平虜堡之役。居頃之。帥五十騎渡河。馳新馬泊臺。總戎李成梁提兵往擊之。虜騎還河上。趨渡。赴河溺水死者數騎。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九騎。我兵傷七人。漢馬死者三騎。是時總辦尹世爵道行尖山臺。逢虜八人。追逐會林中。

伏虜起射死世爵。及蒼頭軍九人馬一十一騎傷五人。於是給諫裴應章上書。大略言虜酋。或言攻女直而實略前屯者。或言攻河東而實略廣寧錦義者。或牽我兵西向而實略廣寧開原者。爲計甚詭秘。當嚴武備。其五月入廣寧錦義乞 貢賞不可得。飲馬黃

佃子白岩子久之。使夷使莽惠來告。以爲安灘故阿蠻部夷。今迺得土封。佩金印大如斗。它豈不漢子。而土蠻老婆乎。漢亦使通事姜玉祥報曰。往俺谷縛趙全百十餘輩來請。今誠欲如前事。當執速把亥。黑石炭反青炒花。煖兔長兔。款塞然後許可。是時土蠻部

夷那安兒自稱能主土蠻事。請貢市不容口。王祥問土蠻安在。那安兒對曰。土蠻本王子。今張黃蓋者是。復言以兒鄧速把亥炒花之衆二十餘萬。以疑懼漢使。土蠻度貢市必不可得。還走團山。擊城堡。成梁追逐。斬首七級。奪獲馬一十四騎。虜復使宰桑虎刺赤果力箇恩克太阿你赤告漢。漢幸許我。我以三百人歲獻闕下。稱臣。願以銀鍋銀碗銀項圈銀花段布賞之。不則虜騎雲翔而至。其六月果走開原廣雲堡。射三人虜七人而去。其七月長昂犯前屯。其九月煖兎董狐狸犯義州大定堡。其十月土蠻部夷速把亥。

炒花哈屯委正及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太苦狐狸
長昂長兔三萬餘騎從黑林墩入賴副總戎西益蓋等
追逐急去略海西王台語在速把亥傳其十一月攻
我沙河東關驛斬首三級已遣速把亥入海州太康
堡鹵蒼頭軍于朝其十二月入太興堡鹵張仲禮等
四人已鹵大福堡韓用及胡孜等八人已鹵大定堡
王得功等數十人其明年正月青把都兒哈卜慎莽
占及同母哈屯約長昂大會土蠻分犯寧前於是土
蠻馳劈山李成梁提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三十五
級奪獲馬橐佗七筭祭告郊廟賜爵賞金幣如禮

其二月朔。土蠻從海州東勝堡入。旦日從前屯瑞昌堡入。已飲馬舊遼陽。總戎李成梁計曰。此誘我西防。擊我東。乃遣謀于現等七人。誦之。行至雕背山。逢虜殺。僂殆盡。頃之。帥二百餘騎入自靖虜墩。漢兵逐之。出邊。射死馬二騎。傷二人。其三月。虜騎二十入宋家泊。奪牛六頭。軍一人而去。成梁擁兵至中遼河。北羅兔去邊可一百餘里。衝鋒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五十二級。奪獲馬一百二十騎。復遣劉友升從代子河北團灣兒。出邊行四十餘里。至爛蒲河。鏖虜戰。破之。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一騎。其四月。土蠻打來罕。大會速

把亥反青拱兔煖兔黑石炭以兒鄧數萬騎聚兵捨刺母林欲分犯薊遼以五十餘騎入自鉄嶺鎮西堡以二十餘騎入自古城以三十餘騎入自松山麻溝台視道里挾貢市如初。居亾何御史趙允升行部宿西寧堡會虜至趨李成梁親臨兵疾力戰語在速把亥傳久之土蠻長兔拱兔銀燈堵刺兒迺治雲梯黃甸子以北廣平山因徵反青速把亥亾慮五萬餘騎欲入遼陽市夷額頌華言狀我遣使易達子往訶之行逢馬達子逮捕易達子至煖兔傳送土蠻土蠻惡之令割左耳以徇易達子言漢實使我至土蠻怒

髮上指冠。呼左右斬之。首足異處。已。漢復使伍承益
往。行至里松林。去邊可一百二十餘里。虜騎五六千。
方吹掌喇叭。揚揚馳道上。其五月。虜衆遂至二十萬。
入自錦義大勝堡。走凌河。會天雨。迅雷風烈。止壁。旦
日分騎。東至塩場。南至右屯衛。西至吉山驛。北至十
三站。居一二日。復合營出邊。於是分巡使張崇功。告
於御史趙允升。察所鹵略。左屯衛殺陳廷貴等三十
四人。鹵尹大化等三十七人。牲畜三百一十七頭。燒
燬屋居一百四十所。馱糗糧四百九十石。右屯衛殺
于朝等一十三人。鹵董得等六人。牛六十頭。燒燬屋

居一百六所。中屯衛殺易萬等五十五人。鹵梁成兒等五十九人。牲畜四百九十六頭。車二十八輛。燒燬屋居一百所。馱糗糒五百五十石。允升具得其狀。廼劾奏叅將馬文龍。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會制置使楊兆亦上書言防堵無虞。頃之大司馬覆奏。見爲土蠻臨塞要求。貢市甚倨。驚錦州之役。天大雷雨。迅烈虜廼驚潰。時當北郊大辰。乃有天誅。及虜請寬假。馬文龍罪以部議。凡遇虜入。可守而不能守。當戰而不敢戰。請論如法。其或保全城堡。迎擊衝鋒。則當以保全衝戰爲功。損傷可無罪也。於是上詔該

鎮將士連年禦虜勤勞。實倍它鎮。賜李成梁。張學顏。金四十兩。表裏四之。張崇功。金二十兩。表裡一之。黃都。李澄清。徐國輔。黑雲龍。姚大節。楊燮。曹簞。齊可。金十兩。秦得倚。王維貞。高良弼。肖汝芝。孔思魯。金純儒。馬負乾。張相。孫守蔗。李得全。李平胡。竇勇。祖承訓。朱文翰。喬官。張承武。丁倣。高文衢。劉希武。潘燾。趙栢。崔吉。夏尙忠。王純武。張三畏。孟文舉。金五兩。遣使者齎馬價二萬兩。犒軍民。其十一月。犯海州塞。其十二月。犯前屯。其明年正月。入丁字泊。其二月。入寧遠灰山堡。鹵我軍陳欽二人。已入松山。備禦使劉登泰帥伏

兵起。斬首虜二級相當。其三月。土蠻益痛怨邊吏。入骨髓。迺徵黑石炭等。大率三十餘萬。治兵。期草長而大舉。於是青把都及其母哈屯。弟蟒古反。蟒古塞哈卜慎提達子常搭勞等來告。久之。果窺十方寺。上榆林。鎮遠鎮。安靜遠。靜馭。丁字泊。宋家泊。諸堡射死我軍朱阿保等數十餘人。鹵馬一十三騎而去。去遼河。逐水草。漢使夜不收張反駟。哨至長林子。去塞二十餘里。見襖魯車輛。皆東馳。中間一二虜。隔河爲漢語。語小人。故塞外屬夷也。今以擧過。冒觸土蠻。願渡河而東。得緩須臾。毋死。分守使程綉裳。以爲此必詒我。

我不可許。於是總戎李成梁及副總戎陶承譽決策議勦矣。廼帥裨將佟暹、康元吉以一軍軍長定堡。佟應科、王朝寵以一軍軍新打營。裴承祖、高雲登以一軍軍小船城。而以羽檄徵叅將李澄清、備禦王守道、陳朝升及遊擊將軍徐維忠、王盛宗從征。下令逗遛者斬。虜方以八十騎捕伏林中。欲出漢不意。窺塞不知我塞上精兵。先已知窟穴矣。是日望見林中伏虜。殷殷起。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窰墻入。堡軍趙洗卽吹掌海螺。張旂鳴砲。聲震天地。虜皆懾魄。遂逃走。走老營。我兵追至虜營。去邊已四十里。虜接戰。我兵弓矢

鎗刀火藥並發如雨。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柰初太
捨矢。阿卜塞障。太伯兒。伯戶革。失朶卜等。凡四百七
十六級。奪獲馬三百有五匹。牛一千二百九十有一
頭。羊一千四百有九頭。橐佗八頭。明甲一百六十七
付。盔一百三十四頂。臂手一百五付。餘黨悉鑕林。跳
河溺死。亾筭。先是阿丑哈引精騎數百。臨邊詳請降
以緩我師。御史李尚默得其姦。執不可許。時上注
意邊臣。遼左尤甚。故遼奮死以報德。時制置使梁夢
龍。臺御史周詠。以捷聞論功。盛稱總戎臣李成梁。當
封廕。遊擊臣陶承譽。當陞廕。叅將臣李澄清。臣王有

臣備禦臣馬衛都。臣王守道。臣李梁。臣中軍臣佟進。
臣康元吉。當陞賞。遊擊臣徐維忠。臣王盛宗。備禦臣
陳朝升。當賞賚。把總臣楊四維。臣馬世隆。臣裴承祖。
臣劉顯。臣宋維殷。臣周文。臣李建邦。臣高世武。臣劉
世臣。臣李志公。臣王善。臣都文才。臣金文忠。臣佟陳。
臣石定玉。臣王延祚。臣佟應科。臣王朝寵。臣林文節。
臣劉天秩。臣高雲登。臣李延齡。臣趙國臣。臣古文相。
臣黃雲龍。臣佟世祿。臣朴時忠。臣江應武。當爵賞。干
總臣秦得倚。臣李平胡。臣李得全。臣李興。臣李寧。當
賞賚。分守臣翟綉裳。臣張崇功。當爵賞。郎中臣高自

新當厚賚。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擇五月初九日宣捷。且爲高皇帝忌辰。以十一日請上御門行

慶賀禮。於是太常具祭品。太史爲文章。遣公張溶告南郊。伯楊炳告北郊。駙馬許從誠告太廟。如禮。

詔賜李成梁金八十兩。紵絲蟒衣一襲。廕一子指揮使。遷陶承譽都督僉事。廕一子百戶。皆世世勿絕。梁夢龍廕一子太學。遷周詠御史右丞。金幣皆有差。賜崔綉裳爵一級。李澄清等爵一級。與張崇功。金皆二十兩。秦得倚等十五兩。發馬價一萬犒軍士從征者。賜前都御史張學顏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加本兵方

逢時少保金五十兩。蟒衣一襲。曾省吾。郅光先。金皆二十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遷所司郎中秩一級。金十兩。餘悉八兩。其十一月。黃台吉到關。言土蠻復請比宣大開馬市。索秋葉綿絮諸什物。不則陳兵塞上。是時速把亥業已入河東。而三屯營尖哨錢恩公爲黃台吉鄉導。有狀。於是給諫光懋見爲土蠻數被兵。常勝在遼。竊恐常勝之家難與虜敵。而犄角之勢。成于多助。迺以書請申飭備禦。上可之。居亾何。黃台吉擁老撒。恰昌吉。柰脫。柰朱數萬餘騎。要貢市。而會酋長塔卜囊。馳黃河。迺大會土蠻以兒鄧。速

克赤把赤。拱兔煖兔委正。小委正十餘萬。聲欲略廣寧遼陽。於是裨將秦得倚。千總熊朝臣。出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詹承祖。出瀋陽。徐國輔。出奉集堡。陶承譽。孫守廉。出折木城。凌雲。出威寧營。適速把亥。炒花。拱兔煖兔。合營遼河。大率長四十餘里。而李成梁帥親兵李如栢。李平胡。李得全。及把總郭梅兵。從鎮安堡。未買營。出邊。而以蘇國賦。楊燮。爲左將軍。劉承武。王惟屏。爲右將軍。直馳養善木。去邊二百餘里。大戰擊破之。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奪獲馬一千二百四十八匹。橐駝十六頭。盔六十二頂。甲六

百二十副臂手四百四十四副。我軍死高得功等二人傷蔡繼祖等一百一十四人。漢馬死二百二十八匹。捷奏賜李成梁封爵。它金幣皆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正月。土蠻使部夷果力箇黑淮等三十餘騎到關。索貢市如初。先是黃台吉討賣老小馬并芽價布疋。邊吏閉關謝絕甚嚴。土蠻愈却愈求。於是御史安九域上書。大略言遼鎮中後所及前屯外邊。烏牛背大青山有朶顏大一千之首。長昂之首。長兔之首。董狐狸之首。小一千之首。土魯赤之首。忽兔罕之首。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小兒愛之首。卜

言兔之酋。速把亥之酋。哈屯之酋。反青之酋。遼陽長安外邊。中遼河。有秦寧莽金之酋。卜勞兀之酋。把兒度之酋。卜言之酋。哈當之酋。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福餘莽巾之酋。炒木之酋。卜哈之酋。卜言之酋。東勝外邊。蛤蜊河。有捨兒措之酋。忒木兒之酋。土魯之酋。孛兒戶之酋。歲爲塞上寇。我師備河東者曰。我慮十月後。河凍冰堅。騎可大寇。備廣寧者曰。我慮秋高馬肥。虜得長驅。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臾間也。要之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旣除。新草未長。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頓思。

大舉臣必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月而近廣寧。三岔河下水已解矣。請以遼陽兵備西面。薊州春防兵備東面。虜畏兵威必不敢南下。而牧則邊備豈不精哉。獨慮土蠻要市賞。已不數日內。以兒鄧及黃台吉。又復見告。臣竊跡遼陽市事。酋皆因以爲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亾賴專誘土蠻爲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朶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兒鄧者。蓋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兔。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例由文皇帝詔頒榜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

土產赴關吏驗入。故欲就約束，易開原。故未有禁，而驟思繩以文法，難主計者可蚤圖之。且遼左米價殊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願得本色，先是臺御史周詠請予太倉金爲糴本，九域以爲未便。莫若開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四六以佐軍乏事。下戎部問狀，其二月往來者言裨將馬衛都以酒肉犒諸虜於長定堡，或言陶承譽假以犒賞，號召解甲。臺御史周詠深辯之，夫朝而殺略，暮而歸降，一庸夫能識其詐，而况虜性多狡，一旦驅之解甲，其誰信乎。後土蠻益憤市事不成，明阻貢道，其八月土蠻克石

炭。黃台吉。大小委正。及青。拱兔。煖兔。以兒。鄧。赤勞亥。
花台吉。宰桑戶土妹。大會於兀炭。聲欲略廣寧錦義。
是時專難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兔。亦治兵待土蠻。
略寧前。久之。土蠻罕他太兒。打兒罕。灰正。蘇把應聚。
四萬餘騎在好利。刑白馬以祭旂纛。下令並馳。磕力。
曲禮。期而不至者罰。於是人牽牛二角。羊三頭。以充。
舖資。是日直走錦川營。小河口。李成梁卽提兵馳高。
台堡。明山川。鏖戰。虜度不能當。還走出塞。我兵死一。
人。傷三人。漢馬死者三匹。已復犯仙靈。其九月西虜。
青把都。治鈞鎗諸鬪器。大會辛愛及三衛。聲欲略遼。

左時冬月大雪馬牛多餓土蠻男卜言台周宰桑兀兒皆治鳴鏑決筈入廣寧錦義略糗糒以糊口市夷大亦洪具得其狀來請於是夜不收張鐸哨至邊外歪頭墻地虜皆敝車羸馬雖衆無所用之頃之虜以三十騎馳長勇堡大邊獐驛站墩窰墻而入備禦使張世麟提千總王景魁兵接戰虜分爲二枝以一枝圍堡以一枝劫略會遊擊將軍王守道馳至合營殊疾力擊殺甚多皆鈎馱其屍而去我兵死一人傷二人漢馬死者十餘騎已土蠻同男卜言台周宰桑兀兒大會黑石炭大小委正二十餘萬空巢而來略廣

寧。過黃河。至那林。請貢市如初。大言漢不許我。我破廼城堡。於是遣速把亥略河東。遼瀋。開原。備禦使劉崇正得之。降夷召兒兔。有狀召兒兔。故堵刺兒哈刺。越部夷也。後果略長勇。古城镇北。丁字泊。諸堡。是歲萬曆庚辰也。是後土蠻出沒。復志在薊門。